# 旅軒先生續集卷之五

## 雜著

### 宇宙要括帖

# 會眞帖第一

一原帖第二

理

無極 而 太極

萬變萬化之樞紐

萬物萬事之根柢

## 俯仰帖第三

### 天

日

月

星 五星二十八宿 衆星

辰

### 地

水 泉澗井澤雨水 四瀆四海

火 木火石火金火 雷火油火

土 丘陵墳衍原濕 山林川澤

石 巖石亂石 五嶽衆山

二氣　五行　四時　二十四節　七十二候　十幹　十二枝

造化　暑　風雲　寒　雨露　晝　雷電　夜　霜雪　鬼神

方圓　奇耦　大小　上下　動靜　闔闢　經緯　健順　屈伸　消長　往來　升降　盈虛　聚散　出入　隱顯

## 中立帖第四

人
形體 臟腑 氣質 精神 魂魄
天 命 性 情 道 德 事 業
心 道 理 數
學
一心 一身 一家 一國 天下 萬世
父子 君臣 夫婦 長幼 朋友
三綱 五常 禮樂 敎化
聖人 賢人 衆人
士 農 工 賈
貧富 貴賤 善惡 壽夭
夷狄 禽獸 蟲魚 草木

# 傳統帖第五

天皇
地皇
人皇
伏羲
神農
黃帝
帝堯
帝舜
禹
湯
文王
武王
周公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濂溪
明道
伊川
橫渠
康節
晦菴

太古
唐
虞
夏
殷
周
秦

西漢
東漢
蜀漢
西晉
東晉
南北朝 宋 齊 梁 陳 魏 西魏 後周 東魏 北齊
隋
唐
五代 梁 唐 晉 漢 周
宋
南宋
元
大明

# 載道帖第六

三墳
八索
九丘
易
書
詩
周禮
儀禮
禮記
春秋
大學
論語
孟子
中庸

太極圖說
通書
西銘
皇極經世書
啓蒙
小學
洪範皇極內篇

河圖
洛書
八卦
九疇
方圖
圓圖
先天圖
後天圖
太極圖
周天度數
置閏之法
天地一元之數
陰陽剛柔動植之數
黃鍾數
八陣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百 千 萬 億 兆

# 景慕帖第七

純臣

皐陶
夔
稷
契
伯益
伊尹
傅說
呂尚

忠臣

龍逢
比干
微子
箕子
屈原

義士

伯夷
叔齊
魯仲連
張巡
許遠
岳飛
文天祥

隱逸

巢父
許由
泰伯
仲雍
四皓
嚴子陵
陶靖節
陳希夷

人傑

張良
諸葛亮

文人

賈太傅
司馬遷
司馬相如
楊雄
班固
韓文公
柳子厚
歐陽永叔
蘇老泉
東坡

詩人

李太白
杜子美

## 傍援帖第八

陰陽家
道家
法家
名家
術數家
佛家
仙家
任俠家
兵家
鄉原家

五霸
齊桓公
晉文公
秦穆公
楚莊公
宋襄公

霸佐
管仲
晏嬰

異道
老聃
莊周
列禦寇
釋伽
墨翟
楊朱
荀卿

雜書
太一
太玄
潛虛
參同契
元包
洞極

遠取帖第九

天覆 太虛 秋月 明鏡 龍鳳

地載 元氣 寒水 止水 龜麟

山高 和風 清冰 生龍 金玉

海深 慶雲 玉壺 活虎 松柏

日光 時雨 嚴霜 轟雷 芝蘭

# 反躬帖第十

博文 靜存 謹言 日乾乾 中正平易

約禮 動察 敏行 夕惕 明白坦豁

能做天下第一事業

方爲天下第一人物

嚴以持己 義以處事 寬大雄確

和以待人 理以應物 渾厚敦實

## 標題要語

眞爲萬善之宗一爲萬數之首虛爲萬實之府靜爲萬化之基貞爲萬事之幹淸爲萬物之高謙爲萬益之柄儉爲萬福之原

如山不動不動之中有不息之功不動則不息者益强

如川不息不息之際有不動之體不息則不動者益確

敬敵千邪

誠消萬僞

博學反躬

浚體服膺

凝道 順理之謂道凝非口耳之所到

畜德 積善之謂德畜非朝夕之可能

奉親愛敬兩至

御下慈嚴並施

通天地契造化一古今貫事物格鬼神化木石其機

都在方寸中靜一虛明眞宰是戒愼恐懼而謹獨中

和位育爲能事

學問道德日通透事業文章月成就災殃妖孽霜見

暘毀謗怨答燎逢兩

男兒生於天地當以宇宙間事業爲己任不可以身邊眼前際之又不可以一日一歲一世限之嗚呼爲此兩間之男兒者亦幾人哉爲斯人而能察得及此理者有幾人哉

方寸持存法

淨淨瑩瑩無纖毫私累廓廓浩浩絶一端邪思綜綜貫貫萬妙無不通矣條條脈脈萬緖無不備矣其於事物則不隨其旣往而復有所留滯不逆其未來而先有所期待至其方到則又不隨其當前而偏繫其

於道理則思慮所及者必極於無始無始之前其有始乎知覺所該者必極於無終無終之後其有終乎至於上下四方則明睿所達者又必極於無際無際之外其有際乎此乃吾心中一太虛也

吾人常接

吾人位天地之間莫不俯仰天地居人物之中莫不傍臨人物此乃生於一世者所常接矣高明在上者天也博厚在下者地也戴天履地而中立者人也得血氣而橫首飛走者動物也著根於土而萌作百卉者植物也此卽天地人物之形像也至健恒易省始

品彙者天也至順恆簡資生物類者地也盡性至命
成己成物者人也生成以時順遂歸化者物也此卽
天地人物之性情也於穆不已各正性命使之保合
者天也持載承天含弘光大使之咸亨者地也參贊
位育繼往開來者人也供材致用隨時效需者物也
此卽天地人物之事業也夫孰莫之見哉至於成象
於天者日月星辰也效法於地者山嶽川瀆也機無
停者二氣也序順布者五行也時焉有春夏秋冬不
失節候也日焉有晨昏晝夜不差刻分也雨暘霜露
之時行也風雨雷霆之時作也無非天地之化也吾

人則頭目背腹之體質也臟腑氣脈之貫通也仁義禮智信之爲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爲情者無不同焉物有聲色氣味而吾有耳目口鼻以受之氣有溫涼暑寒而吾有冠服裳履以備之物之植者必有根莖枝葉花實物之動者必有皮毛膚肉骨角莫不爲公私之用善惡邪正之在心身是非得失之在事物治亂成敗之在家國者皆吾人所經驗也

附說六條

理非有體段之可擬者有十五般也惟是理之一者其妙至備不可以片言隻字得盡其至備之妙故必

須並集此十五字之義然後庶乎其盡之也凡此十五字加減一字不得也十五目見經緯說

氣非此理何得以爲無窮之氣哉命非此理何得以爲不已之命哉性非此理何得以爲萬殊之性哉心非此理何得以爲知覺之心哉仁非此理何得以爲衆善之長哉義非此理何得以爲品彙之萬哉功非此理何得以爲有爲之勳哉業非此理何得以爲生成之效哉

理之有氣如國之都城人之第宅焉有以寓著安頓者此也如器械焉有以造化品彙者此也如使喚焉

有以致力應務者此也如技能焉有以形形色色精粗巨細無所不備者此也如貨財焉有以用之不竭産之無窮者此也如乘載焉有以無遠不到無處不及者此也如日月星之在太虛如嶽瀆之在地如草木之在土如飛鳥之在風如魚族之在水

先陽者陽爲主陰爲佐也一二以數言也全半以體言也動靜以性言也健順以德言也剛柔以質言也上下以位言也淸濁以氣言也明暗以象言也盈虛以實言也升降以變言也晝夜以日言也善惡以類言也淑慝以驗言也贏縮以用言也前後以經言也

左右以位言也男女夫婦以人言也先陰者陰爲母陽爲子也闔闢以機言也聚散以功言也屈伸以情言也往來以運言也寒暑以時言也晦朔以月言也虛實以道言也牝牡雌雄以物言也本帖所載出入以勢言也浮沈亦以氣言也偏正亦以道言也順逆亦以性言也厚薄亦以德言也貴賤亦以分言也通塞亦以道言也

人皆以爲末世災沴其出無常不足駭也物上變異各因其物不係於人此皆無識之言也古今一理物我一道天下豈有無善之福無淫之禍哉善善焉必福

惡焉必禍歷觀已往其理必然則何獨末世災沴其
無名也物則無情人則有情無情之應必由有情何
可誘之於無情而有情者不自反乎
人又以爲天地無耳目萬物各形質天地萬物自爲
天地萬物豈與吾人相涉哉若然則孔子何以曰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
君子之動天地也人固與天地萬物不相通乎雖然
言行是聖人特指其人所共聞共見者而言之矣至
於思慮精意之作只出於方寸之中而天地鬼神無

不知之蓋其道理相通而無間不待耳目之聞見形質之同然而然也上下彼此一道理流通故也

晩學要會（原集性理說篇目中亦有晩學要會此編卽初草也篇目雖同文則不同）

## 五言宗旨

性惟善　受天之謂性純仁義禮智之謂善

道惟中　率性之謂道準事理物則之謂中

德惟敬　凝道之謂德表裏一於正之謂敬

心惟誠　主身之謂心用意克盡之謂誠

學惟思　治心之謂學推致窮到之謂思

上古聖人造書契設文字以之立名目明旨義大名目中又各有小名目大旨義中又自有小旨義其類不億其變不窮聚而爲章句訓謨積而爲方冊經傳無非所以開發精微昭著義理而用（缺但邊存）言斯人也然而因不億之名目有無窮之旨義苟不領得其要理會其實則當何以知用功之方得諸經之術哉今以在吾人分上爲儒家宗旨者言之受于天者性也率其性者道也凝其道者德也主其德者心也治其心者學也夫所謂性也道也德也心也學也五者豈非名目之大且切也而其所以知之率之凝之主之

治之者其果不領其要不得其實而能之乎性之實善是也道之實中是也德之實敬是也心之實誠是也學之實息是也得其實則要在其中矣純仁義禮智之謂善準事理物則之謂中表裏一於正之謂敬用意克盡之謂誠推致窮到之謂息此卽五者之旨義也故惟性可以當善之旨義而惟善可以盡性之名目惟道可以當中之旨義而惟中可以盡道之名目惟德可以當敬之旨義而惟敬可以盡德之名目惟心可以當誠之旨義而惟誠可以盡心之名目惟學可以當息之旨義而惟息可以盡學之名目若外

善而言性外中而言道外敬而言德外誠而言心外息而言學吾未見其得其實領其要者也能於五者之名目得夫五者之旨義則其於大小名目大小旨義何究而不得其實不領其要哉

性者人物之所以爲人物之理也爲人者必須奉持存守然後人得以人也然而能奉持存守者鮮矣則豈非其不能眞知其性故也或有謂人之性惡或有謂人之性善惡混惟孟子獨道性善以明其爲本然之眞兼執之常也性果有不善者乎卽堯舜桀紂之所同得也其理卽太極之理而天得之爲天之性地

得之爲地之性生于天地之中者亦莫不性此理也
性一也止有孟子所道之善者而已豈有他性哉至
宋程張子始又有氣質之性之說則似與本然之性
不同而疑於有二者之性矣然此非謂其體也元有
二性之幷立也特就其體用經緯之分而見其有不
能相同者乃指其爲體爲經者曰本然之性指其爲
用爲緯者曰氣質之性然而氣質之性本在於本然
之性之中而所稟乎天地流行之用者必皆有不齊
之端故亦名之曰性矣而其爲性也非眞性也則止
自爲一物一時之性而非天地萬物公共常存之性

也蓋理本自一也而其致用也必以氣故理不得不有氣以爲用焉然則氣之出出於理也非別有理外之源也惟於爲氣致用之際不能無變化作用之機故其流行之間必有精粗厚薄之不一聚散盛衰之難常而品彙之所値者淸濁粹駁剛柔善惡之有萬不齊則固未見其有秉彝之一焉是故張子復曰氣質之性君子不性焉然則不性之性終可謂之性乎其所以必曰氣質之性而稱性於氣質者恐人以氣質之稟爲元有之性而有以性惡與善惡混等說亂吾本然純善之性也然則所以稱氣質之性者乃所

以著此本然之性而有以發明孟子性善之旨者也性果有二性而其有不善者乎哉故曰人止有本然之性而已孟子所道之善是也

子思曰率性之謂道所謂率性者所以順吾所性之理以之存諸心以之行諸身以之應諸事以之接於物者是也有是身則有是道自生至死無非由此道之歲月日時也理固無時而無無地而無無事而無無物而無故吾身所遇之時所處之地所觸之物所當之事無非體道之所也所謂道即當行之理也遇此時當盡遇此時之理處此地當盡處此地之理應

此事當盡應此事之理接此物當盡接此物之理者
卽其當行之道也道之本藏於性道之機係於情道
之發由於耳目口鼻手足之司道之用遍於家國天
下之大天地古今之遠也性卽仁義禮智信之五常
情卽喜怒哀樂愛惡欲之七情也夫五常人所共性
也七情人所共情也耳目口鼻手足人所共體也時
地事物人所共當也家國天下人所共居也宜其所
由之道無彼此也無古今也一皆歸於大中至正之
準的也而惟聖人能立人極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有以爲三才之主焉其次則有賢人焉

其下則有衆人焉又其下則有下愚焉而下愚之惡非一種也又其外則有異端焉而異端之類亦非一種矣則其故何也此不過曰不得其中而然也所謂中者事物當然之則是也所謂事物當然之則者卽其平常之理是也惟其以人行人之道不是平常之理乎父子而親君臣而義夫婦而別長幼而序朋友而信者便自是當然之則也順牛之性而用之耕焉順馬之性而用之騎焉順雞之性使之司晨順犬之性使之司夜若用馬於耕用牛於騎司夜以雞司晨以犬則豈是當然之則平常之理哉夫其當然之則

平常之理各在其事物之中而非可他求則不難知也不難行也而其所以人鮮由之者何也此固以氣質之稟於二氣五行者有不能齊焉而其機則七情之發有中節不中節也七情者根於性而行於言行者也七情中節則五常得其常言行得其正而大中至正之道斯以立矣七情不中節則五常失其常言行失其正而大中至正之道斯以晦矣所謂中節卽喜怒哀樂愛惡欲者當發而發當止而止當重而重當輕而輕是也所謂不中節卽當發而不發不當發而發當止而不止不當止而止當重而不重不當重

而重當輕而不輕不當輕而輕是也當發而不發不當止而止當重而不重不當輕而輕者道之不及者也不當發而發當止而不止不當重而重當輕而不輕者道之過者也過與不及均之爲失中矣失中者失其道者也然則道之得與失只係於七情而已矣道不外乎言行事業者也吾人事業無不由言行而作焉言行無不由七情而出焉其爲機不爲要乎道卽理也以其固有而謂之理以其常行而謂之道以其在物而謂之性以其在事而謂之義以其至中至正至當至善而謂之太極隨其所指異其名目而擧

一名目餘皆在其中則今曰道焉而所謂理也性也
義也太極也者卽此而一也統而言之天地萬物之
理合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天地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天地萬物固未有出此太極之外者而其多違道何
也夫道一而已矣非有千歧萬徑也惟以得其中者
鮮故違於道者多也中無別處卽其一箇合當恰好
十分盡頭是中也過而上非中也不及而下非中也
偏於前偏於後偏於右偏於左皆非中也非中則非
當然之則非一定之理故不可行也不可行者果爲
道也耶中有全體之中有一端之中一端之中以事

而言也全體之中以人而言也一端之中雖恒人有時而得焉全體之中非聖人不得也得全體之中者未有失於一端之中而得一端之中者不可必於全體之中矣然積一端之中然後可以致乎全體之中則其可以一端而忽焉哉凡所應無非事也凡所接無非物也凡所處無非地也凡所遇無非時也而義理之所値隨事隨物隨地隨時而異宜於彼者有或不宜於此宜於此者有或不宜於彼宜於前者有或不宜於後宜於後者有或不宜於前事或同矣而在我當應之義或不同焉物或同矣而在我當接之禮

或不同焉此則隨時隨地而不同者也應之者皆我而所値之事不同則應之之義不得不不同焉接之者皆我而所遇之物不同則接之之禮不得不不同焉此則隨事隨物而不同者也然此皆一端之中也若夫全體之中乃是中天地之間而盡吾人之職分者也順五常之性正七者之情通六藝敦五倫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家而國國而天下參乎天地貫乎古今此非聖人而何哉一切反是而人焉不入道焉非道者卽下愚與異端是也彼異端與下愚亦豈性外之人哉其初不過七情之失其中而至於爲下愚爲

異端終作天地間一大賊而莫之覺也若聖人生得
中和之氣故性之發爲七情者自無不節而達而在
上則權度旣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窮而在下則
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聖聖相傳之道也
賢人則學聖人之中者也衆人則惟其在上者之所
率而已至於下愚則其所稟之氣質乃是至濁至駁
者也性發而爲情者雖不出七者而剛者則乖戾顚
錯倒施逆出發非當發重非當重而常過於中柔者
則昏墜荒亂冥頑無覺當發不發當重不重而常不
及於中矣當然之則平常之理有不足言焉則其於

道豈不遠乎如異端則又稟其怪戾之氣者也亦非不性五性不情七情也而其所喜所樂所愛者隱僻也詭異也邪僞也所惡所怒所哀者中正也禮法也平常也似仁而害仁似義而害義似智非智似信非信又安知嘉會之禮哉究其病原則下愚與異端盖皆出於七情之欲也情之有欲初豈非理也哉無欲則人亦無異於木石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生之理動而遂爲性之欲焉自一身之食色衣服至於天下之事天下之物無非是道之所包所該也其患有以遂其則盡其理者非此欲之爲乎欲焉而

中其節則乃爲是道之大端豈爲道之病哉彼下愚者不當欲而欲之又肆行妄用故至於汨喪天理而不之止焉或（缺二字）怠退甘於自棄而不之恥焉其何足道哉爲異端者其所欲者是高出聖賢之上賤棄彝倫之職以虛無爲至貴以寂滅爲至樂惟隱是索惟怪是行則只自以絶生人之理（缺）聖賢之敎戕天地之道者也非大賊而何哉此亦失於欲逆於情而至於此也其差也毫釐其謬也豈但千里哉卽胥壞之判幽明之隔也耳然則失中而離道乃如此余之以中爲道之的者此也至哉中乎理之極也義之盡

也性之常也情之則也卽此是道矣有以達事物有以通天地有以一古今前乎千古之往聖後乎億載之來聖外此無他道也此堯舜禹之相傳此中而已豈非百王之準的乎中之理則然矣而不明於理中難知也不進於德中難執也然則何以知之何以執之姚姒之精一孔子之博約曾氏之格致誠正子思之明誠乃其法也

德者有善之謂仁義禮智信之五常受于天而性於己則謂之明德克明此性全而盡之則謂之大德盡之而無以加焉則謂之至德至於一言一行之善亦

謂之德故德有大小高下苟非聰明睿智自誠而明之聖者必須修之然後成也修之者必由小而大自下而高曰入德者自外而入也曰進德者自下而上也其入其進皆修者之事也而或言其工夫節目或言其次第等級然而究其實則莫要於敬惟敬其作聖之基本成始成終之大方哉夫以常為進修之妨心身之病者莫非怠惰解弛放肆橫奔之患也敬則是一切收束心身者也心身果在收束之中則千邪退伏萬善形見凡所謂怠惰解弛放肆橫奔者何得復為之患哉外焉整齊嚴肅內焉虛明靜一者收束

之實也光大寬和生意活潑而仁之德立焉其內既直其外自方而義之德立焉斂抑寅畏謙恭遜順而禮之德立焉淸明洞澈照燭微隱而智之德立焉主一無適始終無間而信之德立焉五者之德既立而言有物行有恒處事之詳接物之恭居上之謙居下之順不待勉强自有其則焉中和位育之事業亦可以此而致矣此非此敬之極功乎或曰敬之爲德之實如此而其不列於五常之目焉者何也既不列於五常之性則只是人之自做者耶曰敬雖是吾人自做然後得之其實則理之元自有者也夫眞而

無妄正而無邪一而不二常而無變者非此理乎敬自是克持此理而已非別有他事也五性者就理之中而分其條脈以情之愛而知其理之爲仁以情之宜而知其理之爲義以情之讓知其理之爲禮以情之別知其理之爲智以情之實知其理之爲信信亦不自各其條脈而寄存於四性者也惟敬亦不自爲條脈而五性之所以爲德者實以此敬爲之力焉則其於信爲近焉但信之爲德則實而已敬之爲德則不止於實乃有高明嚴正之義焉其非理之自然者乎

理之爲理實理而已矣有爲天之實理故有是天有爲地之實理故有是地有爲人爲物之實理故有是人物天以實理爲心故其氣之下降也著於地地以實理爲心故其氣之上升也交於天天地之道一至誠而已故造化生物之理博大周遍雖至於至微至細莫不生生化化而性其性所其所焉又其不息無間故往者過來者續今日如昨日日積而爲月後月如前月月積而成歲今歲如去歲歷萬古而常然日月星辰常於天山嶽川瀆常於地草木羣生常於兩間是何爲而然哉不過曰誠之爲也固以有誠然後有

物故不誠無物也吾人以藐然之身居於萬物之間其得與天地流通與萬物發育與鬼神感通者何也亦此誠也誠之所藏者何地乎卽此方寸之心也苟非一箇誠其何以一方寸之知覺能辨得宇宙間之事業乎心焉而不誠止作人腹中方寸之一臟而已其何異於木石之塊哉所貴乎誠者以一身而通萬身以一物而通萬物以一世而通萬世立萬古之下而徹萬古之上在億載之前而昭億載之後無大不格無遠不届無高不達無深不入亦不以近小卑賤而有所忽遺焉夫以理存之處誠無不通理固無事

而無無物而無無地而無無時而無則此誠其有未之通者乎所謂誠者何物歟謂之理耶謂之道耶謂之德耶莫非心也而其有或誠或不誠何也曰誠是實而已理實故爲道道實故爲德而此心則知覺之在我而主此理出此道爲此德者也心之在人各自爲一身之心故以其人能實其心則爲道爲德而斯爲誠以其人不能實其心則不道不德而斯爲不誠此其誠與不誠在人而已者也聖人則與天地爲一故自無不誠所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而盡

其性盡人性盡物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者也賢人則思誠而能勉夫誠之之功者也衆人則不知誠之爲理而任其貿貿者也夫實理不可誣也故一心全任其僞者無可應之理或有一分之誠則必有一分之應況至誠之無息者乎有以通金石感異類動天地格鬼神者而況於同胞之人同氣之族同心之際乎允恭克讓而黎民於變時雍者大堯之誠也紹堯韶成而鳥獸率舞鳳凰來儀者大舜之誠也思兼三王坐而待朝而天無猛風海不揚波者周公之誠也此皆聖人而在上位故其應在天下也

然而聖人之誠亦非別有道也不過曰盡其心之理而已其理卽恒人所同有之理而已則聖人豈有他誠哉但能無少欠缺無時間斷而爲全體之誠也然若能思誠而致誠之之功則其初雖從一偏之誠而致之致而又致積而爲全體之誠則亦可以與聖人同其形著明動變化之功用矣然則心法之要豈外於此誠乎立誠之要須從不欺而始焉不欺者知善必爲知惡必去之謂也知或知其爲此善彼惡而不爲不去便是欺也旣先自欺而終必至於欺人豈非可戒者哉若曰誠者天道也聖道也非吾常人所可

得以做莠者也不自用功於不欺之地則其心旣失
實理矣道不行於父母兄弟妻子況其外之人乎
學所以收治此心講明此道進修此德全盡此性者
也思卽知覺之動義理之緖而有以推究乎四方上
下始終者也思之然後當知人有是身必有是心有
是心必有是性有是性必有是道有是道必有是德
知是德之不可不爲之進修而思所以進修知是道
之不可不爲之講明而思所以講明至於思所以收
治此心全盡此性而著力做工爲賢爲聖者無非此
思爲之機也若生知之聖則自誠而明不思而得固

無待於致息之工矣自聖人以下不息何以有得哉夫是道也自至小至於至大自至卑至於至高自至淺至於至深自至近至於至遠其事萬端而隨端異應焉其物萬形而隨形異分焉其機萬變而隨變異裁焉時有不一而隨時而殊焉地有不同而隨地而別焉其體至隱其用至費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此可不息而能識其要乎且道也者書所謂厥中也易所謂敬義也禮所謂物則也大學所謂至善也朱子所謂事物當然之理也偏於左偏於右皆非道也倚於前倚於後皆非道也過亦非道不

及亦非道也仰鑽高堅瞻忽前後則此可不息而能
得其權度之精乎至哉息乎可以察無內之小可以
極無外之大可以燭無倫之微可以窮無窮之遠可
以測不測之深可以領不盡之變化可以會不形之
賾隱天地鬼神古今事物無所不通無所不該無所
不悉故吾人眼目之達心地之明步武之高德業之
盛實由此息而能之也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中庸
之三德九經孰不出於此息之致乎有息然後能有
知有知然後能有行則道德事業之機都在於息矣
然則以息爲學之要者果不爲得其實乎盍息者心

之運也理之推也凡宇宙間之事物無非理也吾心
亦理也人惟能明此心能運此心而以此心之理推
事物之理則其有外於吾心所秉之彛乎此息之所
通固不可窮也而息之之功寔從九息而始焉九息
苟能各得其則焉則高深遠大之理亦不出乎當然
所以然之常也此則息之正也亦有所謂邪息者心
之在人本是活物凡有是心者其孰無息哉但其有
邪正之異故息之所成不能無君子小人之別此又
不可不息者也如或所息非所當息而卑者物欲是
拘所息恒在於食色勢利之間高者隱僻是求所息

必在於虛遠詭怪之境二者淸濁雖殊莫非邪思之爲也則其悖於理違於道也遠矣爲鄙夫爲異端終不免天下之惡之所歸而得罪於聖人者亦皆出於思之邪也則不爲可懼哉不爲可戒哉如知其可懼可戒則只在能省察於思之方動處卽此而旋思其所思者果出於義理之正乎或無乃橫作於私欲之邪乎揆之以本然之權度則辨之不難矣其所思果是正也則擴之充之須極其至善而後已其所思便是邪矣則遏之窒之必拔去其根而後已然則其所以辨之者亦莫非思也思其可不愼乎然子思言誠

身之功愼思在博學審問之後明辨篤行之前則必須學問以博其義理然後思可以愼焉而其思也正又須辨之明行之篤然後所思而得者爲吾所有而身心可至於誠矣究其始終而言之豈非居敬乃是成功之要也哉

## 錄疑竢質

題目曰錄疑竢質夫疑者不敢自定之辭也旣有愚見姑備一說錄而存之以竢夫後之君子有以取舍焉豈自是己見而必蹈僭妄之罪哉覽者恕其情則幸矣

大學中庸二篇本在戴記中有宋兩程子始尊信而表章之大學有經傳三綱領八條目而舊本多錯簡兩程各有改正而朱子又就兩程所改正復爲之序次焉

知止物有兩節在經首三綱領之下者元本也明道伊川皆仍之晦菴亦仍之

子曰一節元本在止於信下明道改正則上連詩云瞻彼詩云於戲二節在平天下章詩云節彼節之下伊川改正則下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一節在經文之下晦菴改正則以爲釋本末而置之止至善章之

下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二節元本在經文之下明道則仍之伊川則上連子曰一節亦在經文之下晦菴改正則置二節於子曰節爲本末章之下而上此謂則曰衍文下此謂則以爲結格致章之語若格物致知傳之全文則以爲闕焉而取程子之意爲著間嘗一段以補其亡矣

其後董文靖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曾齋栢皆謂傳未嘗闕遂以經文知止物有二節歸之於子曰節之右合之爲傳四章以釋格物致知云則晦菴所

正釋本末爲第四章者沒之而格致一章於是乎无
闕焉蔡虛齋清又以爲諸先生所正亦有未安當以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八字加于物有節之上而爲之
章首然後次之以知止節又次之以子曰節終之以
此謂知之節

黃慈溪震字東發著日抄蔡虛齋著蒙引方正學
孝孺題大學篆書正文後吳郡都穆有聽雨記談
皆各有是說而備載於盧蘇齋編纂改正大學中
我東方本朝儒先晦齋李氏彦迪其所見大略亦符
於此其改正序文有曰愚嘗讀至於此每歎本文之

未得見近歲聞中朝有大儒得其闕文於篇中更著章句欲得見之而不可得乃敢以臆見取經文中二節以爲格物致知章之文旣而反覆參玩辭足義明无欠於經文而有補於傳義又與上下文義脈絡貫通雖晦菴復起亦或有取於斯矣云云於是遂以物有一節爲章首而曰章首疑有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八字而今亡矣次之以知止節又次之以此謂知本節而曰程子曰衍文也終之以此謂知之節而曰結上文兩節之意又以子曰一節置之經文之末而曰從伊川所定云

此亦格致章无關之論而不別立本末章則傳文止爲九章者也

愚自幼始讀大學不但傳中格致章全文之闕爲可恨經首三綱領三句一節之下遽繼以知止物有兩節似非倫次上下文義渉於牽合有未洽當焉此非作意求之而然耳知覺所及自有如是而旋思夫古文元本既自定來則必是後生愚劣未達本義故有是疑焉乃敢强守舊說者定矣晩來循繹亦未透得其果爾洽當則疑未嘗釋矣乃後始聞晦齋改正如上復聞中夏後儒亦既有其論則疑似釋矣爲後學

之幸其可量耶自是以後誦讀大學依改正之序而循繹不已則固覺其浹洽矣而所懼者有不合於程朱之定也然而愚見又猶有可疑而當質者子曰一節明道置之平天下章之中伊川並此謂二節置之經文之下晦菴別出爲本末章置之止至善章之下後儒皆以爲格致章之文而爲第三節我東晦齋依伊川所定而復置之經文之末矣今以愚見則此一節固當不離格致章之中而似次於章首物有節之下繼之以知止節終之以此謂物格此謂知之二節則尤爲洽當焉試爲排定如左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

　此從蔡虛齋及李晦齋所定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當爲第二節者卽愚見也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
慮慮而後能得

　此當爲第三節者亦愚見也

此謂知本

愚見知本恐當作物格然則此節不爲衍文矣

此謂知之至也

此從晦菴格致章之結語○知本二字若作物格則兩此謂之句當合爲一節也

或問曰物有一節必以爲章首者何也曰經旣曰致知在格物則物物之理當先言之若言物之理理之在物者不舉本末無以盡其體用故曰物有本末旣有物焉則物必有事而事之理不出於終始故曰事有終始苟能明乎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則當先者本始也當後者末終也知及於此則循序而進可以適道

故曰則近道矣此一節其爲章首不亦當乎曰舊本無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八字而虛齋晦齋始加之子又從之其果可乎曰按傳文釋經之法其於綱領三章則章首皆無所謂之語至於條目五章皆加所謂其條之語於每章之首則格致一章居條目之上在綱領之下故其或記傳者仍綱領傳之例而誤欠首語遂無其所謂云云者耶旣失其例加之首語無以別其爲格致之釋故因爲錯簡同知止之節誤入於經首三綱領止至善之下耶然撰諸綱領之文兩節之就其下不見其爲洽當而歸諸格致章之闕文似

甚的合則八字之沒宜復挑出就加於物有之上以循條目章首之凡例無乃是乎蓋古人作冊者多用竹簡故編連之際或失照管以致誤錯而凡其錯簡誤字亦皆有所因以致謬焉以此章言之章首八字之沒因綱領傳三章之皆無頭語故物有一節不得爲章首而知止一節因經首止至善之語誤入於其下故物有之節亦誤居其次矣曰今以首語八字加之物有之上而爲首節則何遽以子曰一節次之於則近道矣之下歟曰竊詳其傳文釋經之排序則每於章首先舉其大綱又必用可證可驗大關之語以

實之如明明德章先舉康誥之語爲之端則次舉太
甲之語以致其實而帝典之引則舉其效也新民章
先舉湯之盤銘爲之本則次舉康誥之語以致其實
而詩云一節則舉其效也其下每章文勢細詳之則
皆然故知子曰一節居此章首節之次卽其類例也
首節旣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言之則明明德於聽
訟之先者卽其本也始也能聽訟有訟之後者卽其
末也終也此非本末終始之可驗者乎此而推之則
天下未有無本末之物無終始之事也葢爲本爲末
有始有終者莫非自然之妙也物具本末而爲物事

得終始而爲事則事物之理固不出於本末終始矣旣能於物物事事上見得其本末終始則吾之知其有不致者乎至善之當止者都在吾心目之中矣以其後六條言之誠者意之至善也正者心之至善也修者身之至善也齊者家之至善也治者國之至善也平者天下之至善也旣知夫至善之所在則意固不可不誠也心固不可不正也身固不可不修也至於家之不可不齊國之不可不治天下之不可不平皆此道理也然則六條目之至善其有不基於格致者乎故言格致之效必曰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能得

定者誠意之機也靜者正心之機也安者修身之機
也慮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機也得者得其理也其
機既立其理既得則道果不已近乎易乾卦九三文
言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然
則至之終之之本始皆在於格致矣此所以知止之
節爲格致之效而合居於子曰節之下也或曰上此
謂之節知本二字何以曰當作物格與曰此謂兩節
舊本在經文之下誠意章之上而晦菴亦置誠意章
之上上此謂一節則從程子而曰衍文下此謂一節
則曰致知之結語其於補亾之末則曰此謂物格此

謂知之至也愚竊意之此謂知本者乃子曰節之末語而在本章之中故誤襲其語疊作知本然其實則物格二字乃其本語而晦菴補亡之結爲得之耳然則加八字於物有節之上而爲首節置子曰節於其次而爲第二節置知止節於其次而爲第三節置此謂二節於其末而爲一章之結文於是乎格致章之全文不待補而自完也或曰今取經文二節爲格致章之文則格致章得有全文仍無闕矣其於經文果不爲欠段乎曰大學之道綱領之而爲三條目之而爲八綱領者條目之綱領也條目者綱領之條目也

不先言三無以統其八不後言八無以實其三此其文義言序當有先後當相連比也旣舉其三綱領於首節則又須卽敍其八條目於其下然後綱領之統條目條目之係綱領者必相貫屬必相參照故去知止物有二節於其間則古之之節便入於首節之下而三綱領之爲八條目之綱領八條目之爲三綱領之條目者遂相附比而無所隔礙耳且觀知止物有二節其立言命義蓋自爲別段文字似不合屬於三綱領八條目之間苟知元本所排則謂之上係於三綱領乎謂之下連於八條目乎知止之止雖同於止

至善之止固不當於三綱領中獨舉止至善一句而
徑說其功效也又知止能得之事皆在下二節八條
目功夫功效之中則不須先發於八條目之上也至
於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則自當出於傳中說事物之
章耳經文則方排序其綱領條目恐不先及於物與
事也然則上不合係於綱領下不合連於條目豈若
去之於經而無欠歸之於傳而有全也哉或曰子言
則似矣然兩節之在三綱領八條目之間者乃是舊
本而俱經兩程子至朱子皆無異說朱子註釋則以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一節爲上文兩節之結而物則

以明德新民當之事則以知止能得當之如是則此兩節不可不居於三綱領之下者也此豈非十分定見而後儒所見似得過於程朱之心眼哉余曰竊嘗反覆紬繹其文義則明德新民之爲物者似非本義而事又不可單指其知止能得之語也凡物與事都在下文八條目之中則安有徑擧而參錯之哉蓋朱子篤信舊本章出此義以釋之者也看書之法不拘舊常不起私意惟其自愜於天衷之知覺者便是看得是處也又曰經文首擧三綱領繼之以八條目故曾子述傳文自第一章至第三章旣釋三綱領遂及

八條目此格致章所以居第四而爲止至善章之次
也格致章固接於釋止至善之章故後人誤以格致
章物有知止二節互易其先後從經文首節止於至
善之語而遂作經文第二節三節則後儒諸先生皆
因之而莫正其誤焉乃及最後便有以爲二節自是
格致章之脫簡當還于傳文止至善章之下以塡格
致之闕文者誠似無疑也子曰一節自當爲格致章
第二節而上承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文下接知止
而后有定之文然後一章之旨辭備而義足格致之
功爲有實證矣蓋格物致知者明在物之理知是道

之當止也物之理不外乎本末事之理都貫於始終而明明德新民實大學之綱領也使無訟不由於己德之克明乎聽訟不爲新民之末治乎然則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皆在於此矣既於此能會其本末終始之理而知所當先知所當後則其餘萬事萬物之則亦豈有外於此乎至善之當止者舉在其中矣然則此節本在於知止節之上故舊本誤隨其五止字而錯在於止於信下今復還之不爲是乎非若別出爲本末章者有違傳文之凡例也或者又以爲既移二節爲傳文格致章則經文上三綱領無結語此不爲

欠乎余則以爲不然也夫綱領者條目之綱領條目者綱領之條目則綱領之統條目條目之係綱領其間自不當容有結語必也以綱領而臨條目以條目而承綱領然後三者爲八者之所本而八者爲三者之所包也明矣綱領三者既擧於首節而條目八者之工夫功效又既畢敘於兩節然後遂以經末二節致結焉此正言序之當然文勢之必然者也若曰綱領之下自須有綱領之結語條目下二節則止爲條目之結語則是綱領與條目爲非一事也豈可乎

誠意章第二節之末有曰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讀者

常以小人不善之實於中者爲之誠焉至於晦菴論誠而其答或人之問及此語則曰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爲之誠哉是則晦菴亦以惡之實於中者謂其誠也竊嘗思之殊覺未安夫誠者眞實无妄之謂則此誠字當著於道理之正處不可著於爲惡之實也本節主小人爲不善於閒居之時而不能揜於見君子之後故以誠於中爲指其爲惡之實矣然反覆詳認其文義則所引誠於中形於外之語非指其欲揜不善而不能揜者引之也乃

爲其欲著其善而不能著者發焉以其中無爲善之實而外欲著之則終不可欺於如見肺肝之眼故引此語以證之謂必能爲善之實旣積於中然後爲善之驗乃能形於外耳若無爲善之實於中則豈得爲善之形於外哉故遂繼之曰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此非所以爲其爲善而引是言乎況此章乃釋誠意者也誠意之誠卽孔子所謂誠之之誠而未能眞實无妄欲爲其眞實无妄之道也首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者誠之之功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其嚴乎者誠之之戒也末節所謂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者誠之之驗也然則一章言誠無非就天道理之正而言之也何獨於其中一節指小人爲惡之實而亦謂之誠哉如以惡之實於中者爲誠則爲眞實乎爲无妄乎非眞實非无妄而謂之誠可乎晦菴終復曰但非天理眞實无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瘧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愚竊以爲非眞實无妄不可以得誠之稱非天理之正不可以當眞實无妄之實然則天理之外豈有他誠乎惡之實自爲惡之實而已決不可擬之以誠

也晦庵所謂反爲不誠者卻是得誠之本也故愚則曰所引誠於中形於外者特明小人之見君子而著其善者徒飾其外外飾者終不能欺人故善必誠於中者乃可形於外也此所以申言君子之必愼其獨以勉之也

中庸費隱章舊說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朱子不取而以體之微釋隱愚意以爲舊說無乃是子思本義耶夫費隱二字皆借用之言也費者溢施之謂也隱者藏匿之謂也道何嘗有溢施者哉何嘗有藏匿者哉子思以此道之用其遍於卑淺近小而無

所遺漏者有似乎濫施故曰費其極於高深遠大而
難於測度者有似乎藏匿故曰隱又或費隱字不須
借用古者字少用多故以一字而兼諸數義者多焉
安知費字實兼卑淺近小之義隱字實兼高深遠大
之義故子思用之以明此道之用哉下文所謂愚夫
愚婦之與知與能者即其費也聖人之有所不知不
能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者即其隱也費故有天
下莫能破而其小無内者也隱故有天下莫能載而
其大無外者也此固費隱有以盡此道之用也故其
下引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之詩而曰言其上下察也

此亦借引以證此道之上察下察而無所不在焉非
謂鳶之戾天果極於道之高深遠大而魚之躍淵果
盡於道之卑淺近小也特取其爲上下察之證焉耳
至章末結之之文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
也察乎天地所謂造端夫婦者非卑淺近小之費乎
所謂察乎天地者非高深遠大之隱乎凡天下之事
自至卑至至高自至淺至至深自至近至至遠自至
小至至大無非君子常行之道也有上無下非道也
有下無上亦非道也此所以於章首必用費隱爲語
頭以冒之而置而字於二字之間者以明夫高卑深

淺遠近大小通爲此道之全體也故其下各章所以
推廣反覆之者無非費隱之義也然則子思所以言
費者非令學者忽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而不爲
之也所以言隱者非令學者求知聖人之所不知求
能聖人之所不能也謂其在命於天性於己日用常
行不可須臾離焉而所當必知所當必行之道則不
以卑者淺者近者小者而有所遺焉不以高者深者
遠者大者而有未致焉然後能事畢全體得而性分
職分于以盡矣或曰然則道之費者衆人固可知且
能焉而至於隱則聖人天地亦有所不盡者何歟況

學者乎曰天地聖人之有所不盡者非其知思力量實有所不足者而然也又非不欲盡也特以勢有所不通焉知思力量用不去故耳然則其在勢所不通而知思力量之用不去處雖以天地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苟知思力量可容透徹則聖人豈有不知不盡之理哉故道之可知可能者聖人未嘗不盡焉學聖人者其不以聖人之所知所能自期乎果能自愚夫愚婦之與知與能者而知之能之以至於知聖人之所知能聖人之所能則程子所謂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不在是歟此道之所以為中為庸者以此費隱

故也道非中庸其果能徹上徹下周盡萬事而無欠鈌乎既至於此則雖於聖人之所不知者吾亦不知而不害其爲中庸之知也於聖人之所不能者吾亦不能而不害其爲中庸之行也況於天地之有所憾處人得如之何哉特言夫道理之無窮者然也或曰費隱固皆以道之用言之則是止言用而不言體也道豈有無體之用乎曰不別言體而其於言用之地體未嘗不在其中矣不必對擧而幷言之然後知其體之有是用也程子曰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又

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旣曰一原則不可二之也旣
曰無間則不可間之也若其本書大旨要在於分別
體用則旣言體又須言用方言用又須言體者文勢
當然也此篇惟以明道爲要則道者兼體用合顯微
之謂也言體而用在其中言用而體在其中豈有無
用之體又豈有無體之用哉理者道之體也事者道
之用也道之用散爲萬事故將言其萬事必本於一
理旣言其萬事終歸於一理所以終始於一理者用
不離體體常幹用也夫所謂始言一理者卽天命之
謂性也此則性於人者本乎天也所謂終言一理者

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此則德於人者一乎天也然則始言之一理乃中庸之道之原也終言之一理乃中庸之道之極也原者始之謂也極者終之謂也原固此理極亦此理則理非中庸之道之體乎若夫其用之在事業者則所謂費而隱是也旣曰費則卑淺近小之事無不盡矣又曰隱則高深遠大之業無不擧矣在身爲身之道在素位爲素位之道在家爲家之道在國爲國之道在天下爲天下之道在萬世爲萬世之道其爲費而隱者果如何也然而所以費者以理而費也所以隱者以理而隱也夫旣費以理

費隱以理隱則費隱何嘗離理而費隱哉用由體出體在用中者非中庸之道乎然則費隱皆爲道之用矣而體未嘗不在其中焉何必分費隱作一體一用然後爲體用之備乎方言此道之用察于上下萬彙而兼舉體以對用則其爲體也不或涉於兼乎篇首已言其體之本篇末又將歸宿于其體之微則豈可並言於中間言用之際乎費隱之旨誠富矣哉或言費而致乎隱或言隱而包乎費縱橫錯綜層見互發試提舉之則道不遠人也而孔子自以爲未能焉行不出素位也而至於無入不自得焉妻子好合兄弟

旣翕非不邇且卑也而至於父母其順焉視不見聽
不聞之鬼神有體物不遺之用焉大舜文武周公之
道不出庸行之常而以至於爲聖人爲天子宗廟饗
其先子孫保其後焉知所以修身者以至於知所以
治天下國家焉獲乎上而治民者必由於明善誠身
也愚必明柔必剛者必由於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也
贊天地之化育者始由於盡己之性也動變化之德
初由於致曲也博厚高明悠久之業始於不息也發
育峻極之道由於三百三千之積也廣大之致而精
微是盡焉高明之極而中庸是道焉徵庶民考三王

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者本諸身焉篤恭而天下平之化由於衣錦尚絅焉然則一篇之中何往而非費隱哉其在二十六章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此一節其爲費隱之全體者明且詳矣所謂昭昭也一撮土也一卷石也一勺水也者非費之謂耶所謂無窮也廣厚也廣大也不測也者

非隱之謂耶故費隱卽一理也費達於隱隱該於費無費則無隱無隱則無費其所以然者何是理也何必以體之微當諸隱然後體得爲體乎自當並費隱爲道之用則體之自在其中者不爲尊且神乎篇首篇終所言之一理蓋於是乎一貫矣

至於二十五章首節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其註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愚嘗反覆參究終有所未瑩者妄意以爲自成之成當是誠字而謄寫者誤去偏旁之言遂爲成字蓋以下節有自成之文故旁照移涉而致誤也詳認其文

義則須作誠字然後其旨明悅矣此篇言誠自二十章始發而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此節所謂誠者卽二十章天之道之誠者也下節所謂誠之卽二十章人之道之誠之者也將言人不可不致其誠之之功故章首先言聖人之誠曰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蓋理之在天地者本自眞實无妄故天地之道誠而已矣而聖人之得於天地爲性之理者亦自眞實无妄卽所謂誠者自誠也至其性發爲情流行於日用之間者不出勉强不由修爲而無非當然之理卽所謂而道自道也旣曰自誠自道則正所謂天之道之

誠也誠之理如此故凡物之爲物必待誠而能始能終焉卽所謂不誠無物也君子之必以誠之爲貴者此也誠之者以其未及乎天道之誠而須盡在人之道以求至乎天道之誠也然則自誠之誠有以爲誠之者之準則也若曰自成則成者從未成而致其成之謂也誠則本自誠矣聖人從有生之初而誠已立焉則何可以成言之哉故曰自成之成是誠字之誤無旁言也

中庸二十章之末有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言擇善固執工夫之目也其下文曰有

不學學之不能不措也有不問問之不知不措也有不思思之不得不措也有不辨辨之不明不措也有不行行之不篤不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剛朱子章句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所謂不爲則已者指釋有不學有不問有不思有不辨有不行五句之意也所謂爲則必要其成者指釋學之弗能弗措問之弗知弗措思之弗得弗措辨之弗明弗措行之弗篤弗措也五句之意也又曰如云有不戰戰必勝之類也此則引他文證此文勢也故讀之者常以

有弗學有弗問有弗思有弗辨有弗行爲指其全無意於學問思辨行之事而斷不爲之者也其句末不爲則已之已字乃全無復可望之意也就其下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行之之各二字便作頭語提起以勸學者抵今無不從之矣竊以愚意而思之上文既歷言五者工夫之目矣故有下文隨其五目而條勉之詳其文義若曰後學果有所不學則必須從今學之其所不能者不敢措而不學也果有所不問則必須從今問之其所不知者不敢措而不問也果有所不思則必須從今思之其所不得者不敢措而不思也

果有所不辨則必須從今辨之其所不明者不敢措而不辨也果有所不行則必須從今行之其所不篤者不敢措而不篤也此其文義之因上文而申勉之者有頭無曲矣何必擧不學不問不思不辨不行者而卻之然後用勸他學問思辨行之人哉夫非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聖人孰不有其所不學不問不思不辨不行之節目哉有所不學則必有其所不能矣有所不問則必有其所不知矣有所不思則必有其所不得矣有所不辨則必有其所不明矣有所不行則必有其所不篤矣然是果能不措其不能而必學

之不措其不知而必問之不措其不得而必思之不
措其不明而必辨之不措其不篤而必行之則始焉
不能者終無所不能矣不知者無所不知矣不得者
無所不得矣不明者無所不明矣不篤者無所不篤
矣雖其困知勉行者自能倍功百千可以至于成功
之一也此聖人之意也故以有不學有不問有不思
有不辨有不行等語作下文各目起語而勸令必學
其所不學而無所不學必問其所不問而無所不問
必思其所不思而無所不思必辨其所不辨而無所
不辨必行其所不行而無所不行此非其文義之明

著者乎

聖賢著書立言一章一句莫不有一定之宗旨而古人文法簡奧義趣圓闊非若後世文字辭淺意露易解易了故編之者或失照管錯認誤續讀之者測度牽擬多失本義雖以通識達見或不免循常放過或有所釐正未到者則移改復正不可得已也而議者或以爲先賢之所曾著眼所既經手後學不可容爲之異同可否於其間也此固篤信儒先其意好矣敬重經傳其論確矣然義理之公人所同得雖在至愚極陋亦或有一條路通得直一般義見得是處則當

在所取焉大舜之好問察邇而爲大知者不以是耶
大學中庸二書固經程朱之眼與手也而明道所正
伊川旣不盡從兩程所正晦菴亦不盡從而不以不
盡從爲自嫌焉者公共義理各發其所見乃亦分內
事也不敢不自盡焉以俟後之君子者豈是得罪於
先賢哉其亦先賢之所許可也明矣嘗觀周易一書
傳文出於伊川本義出於晦菴同是發明經旨也而
本義之言亦不盡從傳說或有別用已見處夫尊尙
伊川孰如晦菴而臨文異同有如是焉則非所以好
異於先儒以公義所在有不得不爾者也況所異者

文義間微細曲折耳道理之大頭腦處未嘗不一也

旅軒先生續集卷之五

# 旅軒先生續集卷之六

## 雜著

### 平說

平說者不立題目遇有意思則輒錄之蓋壬癸以後書也

知理氣最難理所在氣亦在焉氣所在理亦在焉無處非氣亦無非理也無物非氣亦無非理也無時非氣亦無非理也既無無理之處則焉有無氣之處既無無理之物則焉有無氣之物既無無理之時則焉有無氣之時欲知理非氣無以知也欲知氣非理無

以知也求理於氣之外非所以知理也況安有氣之外哉求氣於理之外非所以知氣也況安有理之外乎

宇宙之間有形無形若大若小凡所耳聞目見手接足履者無非氣也昨日今日之間有夜前月後月之間有晦去歲今歲之間有冬前天地消剝後天地未生其消剝未生之間元氣閉闔而爲混沌然而消剝之中便有萌作之幾纔消剝卽萌作靡有間隙氣是無時而無矣氣無時而無者乃理之無時而無也故不可不分者理氣也而不可得分者亦理氣也

升降往來者氣之運行也凝成形質者氣之聚結也有運行不得無聚結有聚結不得無運行所以運行所以聚結者理也天於上而日月星辰地於下而水火土石者聚結之大而正者也經於時而暑寒晝夜施於化而風雷雨露者運行之大而正者也其或日月薄蝕星辰失度水火爲灾土石崩壞者形質之變也寒暑晝夜之失序風雷雨露之無節者運行之變也必有聖人純乎天地之理合乎天地之氣能有以參贊位育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後乃可得以致其常道而無變矣人者得理氣之正爲萬物之首而聖人

者又得夫秀之秀正之正者也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矣若衆人亦莫不與聖人同受天地之理同得天地之氣以有其形以有其性而或爲愚爲不肖者非聖人受理獨多而爲聖衆人受氣偏多而爲愚不肖也蓋聖人衆人雖同得於一理一氣而氣之流行於天地者不能皆純且正而雜且偏者居多焉故得其純且正而爲聖者世不常有矣其下則偏雜中多少分數雖有不齊而其不歸衆人者鮮耳天地生人豈不欲皆純且正哉又豈有厚薄其心哉其所以純少而雜多正少而偏多

者氣之流行自不得齊也故河圖洛書之數惟一無
對而自二以下皆雜焉八卦之畫惟乾爲純陽而自
兌以下皆有陰焉聖賢少而衆人多者亦其理也但
衆人之於聖人當知其同性一理共形一氣理無不
可通者形無不可踐者各因其才求以致曲則雖不
能皆爲聖爲賢亦得爲聖賢之徒而免於暴棄之歸
也必矣

言大小則理大而氣小以理無限而氣有限也言長
短則理長而氣短以理無盡而氣有盡也然氣之有
限有盡者其亦理焉耳氣雖有限限外又有氣氣雖

有盡盡後復有氣則固以理無限無盡而氣不得限於限盡於盡也有許多限故爲無限有許多盡故爲無盡此理氣之二而一者也

凡爲物者大則不小小則不大高則不卑卑則不高其爲始終衆寡虛實皆各一定而不可易焉若理也者大莫大而小莫小高莫高而卑莫卑始莫始而終莫終一莫一而衆莫衆實莫實而虛莫虛雖不可以大小高卑始終多寡虛實等字偏著而擬言之若又不合大小高卑始終多寡虛實等字而活觀之亦無以見其全耳然則此理也果是何爲者哉天地萬物

之所以爲天地萬物者是也陰陽萬變之所以爲陰陽萬變者亦是也天地萬物未生之初此理爲之根柢天地萬物旣生之後此理爲之綱紀陰陽萬變未作之初此理爲之宗統陰陽萬變旣作之後此理爲之樞紐然而此理也根柢焉綱紀焉而不與天地萬物而俱往焉宗統焉樞紐焉而不與陰陽萬變而俱過焉天地萬物也者畢竟都有窮盡而此理不隨而窮盡陰陽萬變也者大小皆有限度而此理不隨而限度此生生化化之機變通不已之妙不可得以端倪不可得以究測者也此其所以至中至正者也至

順至直者也至公至一者也至平至常者也至易至簡者也此卽所謂理之爲理也

聲然後耳聞之色然後目見之臭然後鼻臭之味然後口取之形質然後手接之方所然後足履之若理也者非聲也非色也非臭也非味也非形質也非方所也無聲而爲萬聲之主無色而爲萬色之主無臭而爲萬臭之主無味而爲萬味之主無形質而爲萬形質之主無方所而爲萬方所之主爲聞於有聲知所無聲見於有色知所無色嗅於有臭知所無臭取於有味知所無味接有形質知無形質履有方所知

無方所此乃知夫理者不出乎有聲有色有臭有味有形質有方所者耳高明覆幬天之然也博厚持載地之然也日月星辰象之然也山嶽川瀆質之然也寒暑晝夜時之然也風雲雷雨氣之然也動植飛潛物之然也觀其然則可知其所以然矣有其所以然故斯爲所必然矣有其所必然故斯爲所當然矣有其所當然故斯爲所固然矣有其所固然故知其爲所自然矣起於所以然成於所自然而所必然所當然所固然者在其間矣所以然者原其始也所必然所當然所固然者指

其實也所自然者要其終也立此五箇然而理之爲理可識矣然理非有待於五者之序而成也人之所以認取此理者須用五箇言順其相因之序而仚觀之然後庶可以有所據而得其實矣五箇所者有定之辭也五箇然者形氣之著也曰以曰必曰當曰固曰自者互驗之目也然則外天地萬物萬變萬化而能觀理乎惟在吾人能默會之耳

理之爲字散出於書者或訓治或訓條理古無有滚言之者惟於易說卦中孔子始發窮理之文蓋指夫萬物萬事之理也物而有千形萬狀事而有千條萬

緒各形其形各狀其狀者并育而不相害各條其條
各緒其緒者並行而不相悖則非此理而能然乎觀
其形形狀狀條條緒緒則萬殊者理也觀其並育不
害并行不悖則一本者理也隨事隨物各具不紊者
旣爲燦然之用則源頭總會一本萬貫者豈非渾然
之體乎一本之中具萬殊之理而不見其有餘萬殊
之處合一本之理而不見其不足本立於無物之前
則觀萬者不可徒泥於有物之後各具於有物之後
則會物者不可徒求於無物之前善觀之道惟在看
得活耳

合宇宙而遡觀之其初惟一而已一之所以爲一者爲百千萬億之祖則豈但常止於一而無變哉本必有末始必有終體必有用大必有小所謂一者便自有無窮之變化聖人於是立文字以發明之不得不別其許多名目焉見者須能活看不自拘泥於名目之各立然後有以會夫一原萬殊之理而爲不失聖人之本旨矣

以其統體者謂之太極以其本然者謂之理以其作用者謂之氣以其流行者謂之道以其賦與者謂之命以其稟受者謂之性以其發出者謂之情以其自

得者謂之德以其著見者謂之文以其能爲者謂之
才隨其所指而異其稱因其所稱而異其字其實一
也
太極者至眞至實至中至正至善至順無所不包無
所不通無以有加之謂也推之於始而極於始推之
於終而極於終推之於大而極於大推之於小而極
於小推之於上而極於上推之於下而極於下無所
不極無所欠缺無時間斷故曰太極太極者卽所謂
一也一不得不分而爲二於是爲三爲四爲五至爲
十百千萬之無窮焉

物焉有本末事焉有始終道焉有體用分焉有大小
末出於本也而末勝則戕其本終原於始也而終流
則悖其始用生於體也而用偏則害其體小統於大
也而小過則賊其大見其勝而戕謂之本自本末自
末見其流而悖謂之始自始終自終見其偏而害謂
之體自體用自用見其過而賊謂之大自大小自小
可乎要使之末常順其本不至於勝終常顧其始不
至於流用常主其體不至於偏小常承其大不至於
過而已矣

太極一太極也而元初統體之太極者體也萬物各

具之太極者用也統體之太極既立於元初故各具之太極隨物而有定焉各具之太極本之則統體之太極也統體之太極推之則各具之太極也然而統體之太極未嘗有加損而各具之太極不能無或偏於所各之專耳土石之爲物有形質矣而無生意無血氣無知覺無言行有者一無者四草木之爲物有形質有生意矣而無血氣無知覺無言行有者二無者三禽獸之爲物有形質有生意有血氣有知覺矣而無言行有者四無者一吾人則有形質有生意有血氣有知覺有言行五有具矣但止有形質者塞之

全也二有三無者塞之次也四有者雖稍有知覺而旣無言行則亦止爲塞之類矣惟五有備矣然後乃得爲最靈最貴矣此萬物之不齊者莫非自然之理而使之有不齊者其亦太極之用也於是土石而順土石之性草木而順草木之性禽獸而順禽獸之性吾人而順吾人之性則不齊之中可齊者存焉而太極之用不害其爲不齊矣於人之中亦有昏明粹駁之不齊因而爲愚智賢不肖之不同固以陰陽氣也而自有淸濁之別剛柔質也而自有精粗之異故稟得爲人者自不得以齊焉惟聖人者得陰陽剛柔之

正備通明中和之德而立此人極矣然陰陽之有清濁剛柔之有精粗亦莫非太極之用也非是清而精者只出於太極而濁而粗者不出於太極也變化流行之妙自有不得不爾者矣然而人則異於土石草木禽獸之爲物頭天足地中立而三之耳能收天下之聲目能收天下之色鼻能收天下之臭口能收天下之味手能爲天下之事足能遍天下之地心能通天下之理故苟能自有有爲之志者當無不可爲之事焉此聖人設爲學問之術教誨之方使昏愚者變爲明智駁雜者化爲純粹盖以太極之全體亘古亘

今曾無加損而人能與天地相並耳非若土石之不可有生意草木之不可有知覺禽獸之不可有言行者也

道而有萬化事而有萬緒物而有萬彙萬化之中有精粗萬緒之中有輕重萬彙之中有貴賤此大小之分所以定也然則精粗皆道也輕重皆事也貴賤皆物也爲大爲小其理則一耳在大化則天地大而萬物小在一世則君后大而臣庶小在古今則聖人大而衆人小在一身則心官大而衆體小也小之不可無大亦若大之不可無小也無小則大何能獨自爲

大乎以分則固有大小而以理則本無大小不可相易者分之定也不可兩無者理之一也要須大以統小小以承大大小相濟然後天下之理得也天地不可無萬物而萬物不可不順乎天地君后不可無臣庶而臣庶不可不順乎君后聖人不可無衆人而衆人不可不順乎聖人心官不能無衆體而衆體不可不順乎心官心官居內摠主乎義理者也耳目口鼻四肢居外各司一體之職者也摠主義理者固是天則而各司一職者亦莫非天則不可謂大者只理而小者非理也義理之行非耳目口鼻四肢之各職則

固無所憑倚而有爲焉而各司一職者若不聽順於義理之主只據其所司自主張其職則未有不敗其職事僭越心官而喪失性命者也然心官若能先立其紀綱一以義理管攝各職之小司則小司之在外者孰敢不奉職而承命哉此所以大者不容無小者而小之陵大皆由於大者不能自立也故心必能自官其官然後衆體得以各職其職矣

孔子始言太極說出此理無以加矣濂溪周子加無極於太極之上而仍着而字於其間以通之則其文說出無極無以加矣周子非以孔子所云太極二字

爲有所不足焉而加之也蓋以爲所謂太極者橫看竪看大看小看微看顯看遡看引看惟眞惟正惟善惟順無以復加之名也而旣曰極則人或疑於形象模範之可擬故遂曰無極而太極無字與太字相應旣有太字無無字不得太者言此理之實也無者言此理之隱也謂太則恐其過疑於爲有謂無則恐其過疑於爲無故必曰無極而太極然後太爲不着於有象無爲不落於虛無太而無無而太極之爲極形於不形之中名於不名之際矣中置而字又所以發明前後極字之非二極也此固有字當來無孔子不

得有孔子來無周子不得如大堯止言允執厥中四字大舜加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十二字而允執厥中之旨斯以明矣不是大舜以四字爲不足而加十二字以自多之也然則此理之所以極焉而無焉大焉者果何如哉所謂眞也正也善也順也者非其有形狀之謂也不可以目視不可以耳聽不可以手摸而獨可以心會之矣然後視以不目聽以不耳摸以不手其隱可以明之其妙可以契之可測其不可測之體可窮其不可窮之用大焉而大小焉而小高焉而高深焉而深內焉而內外焉而外上

焉而上下焉而下近焉而近遠焉而遠窮之而無際
也遡之而無始也引之而無終也天地未開闢之前
卽此理也天地旣開闢之時亦此理也天地已窮盡
之後必此理也豈特天地哉物物此理也時時此理
也處處此理也此理之外其有物乎其有時乎其有
處乎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旣曰太極凡所謂大小
顯微高深遠近者皆在其中矣又曰無極其不與所
謂爲形爲氣有盛衰盈虛屈伸消長者同有窮盡矣
此其所以爲理也哉
聖人作爲文字以立萬變萬化萬物萬事之名目夫

一事一物必有體用本末精粗表裏故體用本末不得不異其名精粗表裏不得不異其名隨異立名隨名異字而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惟其名目之各立者聖人非故異之也蓋莫非自然之理自然之勢也而其有以異之者乃所以明其同而致其一也至於後學膠於耳目泥於心思知異者不知其同知同者不知其異畢竟不知理之一者無處不一道之同者無時不同則其所以離失聖人之意者遠矣嗚呼有文字所以開耳目也而今反爲之膠焉立名目所以通心思也而今反爲之泥焉此豈聖人之誤人哉人自

誤也此不過以文字觀文字不能以理觀文字以名目觀名目不能以道觀名目故也非窮理知道者豈能與於論變化之要審事物之原哉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所謂生者言其畫卦之初只因加倍之法而自一爲兩爲四爲八以成三爻也八則就四而分爲八也四則就兩而分爲四也兩則就一而分爲兩也八則四也四則兩也兩則一也非若父生子子生孫之相禪代也此其所以有變化無窮之妙也一焉而非不足也二焉五焉而非有餘也卽呂是合分言之

要明其理焉此聖人之敎也俯仰宇宙但見其確然隤然並然渺然紛然紜然而已初豈有所謂太極二氣五行之名目哉又豈有曰理曰氣曰道曰命之稱號哉特聖人爲斯人要以微其顯闡其幽使之順性命之理故目之曰是爲太極是爲二氣是爲五行是爲事物是爲道德焉者耳要在人看得活分得細會得一哉

元氣之陽運於外者天也元氣之陰聚於中者地也天地旣定位焉則日月山澤雷霆風雨者其造化之具也一晝一夜一寒一暑升降往來屈伸消長者其

流行之用也遍滿充塞於山野水陸高深內外之域或清或濁或粹或雜或厚或薄或精或粗不齊相維不能皆同者流氣也隨其所得之氣清濁粹雜厚薄精粗之不同而所生之物不能無善惡偏正大小貴賤之不齊焉氣之所以不同物之所以不齊者亦莫非理之自然也固非此理之外別有他箇物事乃自用事而爲濁爲雜爲薄爲粗使之有偏有惡有小有賤者也惟其清粹精厚者氣之本濁雜薄粗者氣之末得其本者爲物之善正貴大得其末者爲物之偏惡賤小此所以物之善正貴大者爲之主而統御之

偏惡賤小者爲之屬而受制焉善正貴大者非聖人乎偏惡賤小者非衆人乎此聖人爲之君長而統御之使衆人之偏惡賤小者不得不囿於善正貴大之化而不敢自心其心也於人一身之中亦有貴賤大小之不齊焉聖人之爲聖人者蓋亦能以貴御賤以大統小而已所謂賤者小者非耳目口鼻四肢之任乎所謂貴者大者非性命所宅之心乎其貴賤大小之分旣能不紊於一身故能不紊於家國天下而有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焉嗚呼大哉

理也者有眞無妄有正無邪有善無惡有順無逆眞

故爲萬變之主正故爲萬化之原善故爲萬事之宗順故爲萬物之本以其眞正善順故謂之理苟或間之以一毫之妄一毫之邪一毫之惡一毫之逆不可謂之理也如其無眞正善順之理天地人物雖一日不可得而爲天地人物况得爲萬古之天地萬古之人物乎天萬古而天地萬古而地人萬古而人物萬古而物高明者常高明博厚者常博厚頭圓足方者常頭圓足方橫首下頭者常橫首下頭則形之常也動健者常動健靜順者常靜順靈貴者常靈貴偏蠢者常偏蠢則性之常也此皆理自眞正善順而理中

之物各有其常者然也眞則無渝正則無鈹善則無敗順則無斁故理之爲理也經萬億代而未嘗竆盡産萬億物而未嘗耗費天地有竆而理不竆人物有盡而理不盡者眞正善順而已也或曰人之爲人物之爲物莫非此理中人物也而其有妄邪惡逆之作者何也蓋末勝本用克體賤戕貴小賊大砼是爲妄爲邪爲惡爲逆而不可制矣如水火本是五行之大用造化之眞具而水或有滔天之孽火或有焦土之災其何足怪哉然而眞正善順者理之常故妄者必亾邪者必殞惡者必敗逆者必凶暫時雖若勝眞害

正傾善陷順而及乎天定之後眞未嘗不勝妄正未
嘗不勝邪善未嘗不勝惡順未嘗不勝逆此眞正善
順乃理之常故也嗚呼理可易乎可易則非理也其
誠眞正善順矣哉

無物不本者理之全也無事不宰者理之妙也無所
不通者理之周也無時不然者理之常也蓋眞正善
順者以德言此理也全妙周常者以才言此理也理
固不可以才德言者而如欲用言語而說出之苟非
此等文字無可得而參驗焉故也此理無微不在無
暫或息咸有無關之中自有本末大小貴賤輕重之

分焉常運無息之中又有長短久暫動靜緊歇之要
焉此其不容無不容息之間乃有不可紊不可易之
道也不容無不容息者經也不可紊不可易者緯也
不可無而無不可息而息則理失於虧闕間斷不可
紊而紊不可易而易則理失於乖戾錯亂此敗亂滅
亾之所由作也故聖人之所以聖治世之所以治順
乎此理而已

易乾卦卦辭曰元亨利貞孔子以四德言之彖傳所
謂萬物資始乃統天是元之事業也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是亨之事業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利之事

業也保合大和是貞之事業也文言所謂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是元亨利貞之實也葢天道之目四者而已長其善會其嘉和其義幹其事而天下之道斯以盡矣資始焉流形焉各正焉保和焉而天下之物斯以畢矣此與陰陽五行異其名者陰陽五行以氣言也元亨利貞以德言也元亨誠之通則在氣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則在氣而陰也然則陰陽之外有四德乎元之資始萬物是木之氣行也亨之流形萬物是火之氣行也利之各正萬物是金之氣行也貞之保合萬物是水之氣行也四德之皆實其用

是土之氣行也然則五行之外有四德乎二氣之往來五行之順布無非四德之所以時行也以屈伸言故謂之陰陽以變化言故謂之木火金水土若以其德言之則曰元亨利貞固非二氣五行四德各有其道也然四德之所以分而爲四者非於理中本有此四片區界也只就造化流行之際便有此先後始終之序次分限也四德本一理也初豈有所謂元也亨也利也貞也之可名乎及其發於功用也資始之而曰元流形之而曰亨各正之而曰利保合之而曰貞只一太極也而可以元可以亨可以利可以貞故當

元斯元當亨斯亨當利斯利當貞斯貞以德之首而言則爲亨爲利爲貞者卽一元之變也以德之終而言則爲元爲亨爲利者卽一貞之化也亨與利之在其間者卽所以承元而就貞也德止於四也而上焉盡天地之道下焉盡萬物之性豈非四德一太極也吾人也位天地之間首萬物之中而有是身卽理氣之爲天爲地者又聚於其間而得其秀者也質之凝成百體一定不易者人之地也氣之周遍充滿運行不息者人之天也是如元氣之輕淸者爲天重濁者爲地地在天氣之中而爲其所擧持天依地質之上

而爲其所附著者也筋骨血肉毛之體於外者是五行之質也心肝脾肺腎之臟於內者是五行之精也膽膲腸胃膀胱之六腑於腹中者是山林原野川澤之爲天府於地中也耳目口鼻之七竅於頭面者是日月星辰之爲天象於太虛也執持焉有手行步焉有足而肱股各兩兩儀數也其指各五五行數也物必有形色故此有目以應之物必有音聲故此有耳以應之物皆有氣臭而此有鼻以應焉物皆有滋味而此有口以應焉耳目鼻口竅各以兩亦兩儀數也口有咽喉亦兩竅也目辨五色耳辨五聲鼻辨五臭

口辨五味亦皆五行數也所以必有六腑者有以滋
補於五臟而潤養乎百體也所以必有五臟者心藏
神肝藏魂脾藏知肺藏魄腎藏精然後能主宰能知
覺能思慮能記識能靈應然後當喜必喜當怒必怒
當哀必哀當樂必樂當愛必愛當惡必惡當欲必欲
於是內外之質具焉大小之體備焉貴賤之司該焉
合而爲一身人之爲人者成矣故能視天下之色能
聽天下之聲能嗅天下之氣能食天下之味其於天
地萬物之理能無所不知其於宇宙間之事業能無
所不爲其所以首乎萬物參爲三才者不亦宜乎此

非人自能之也理之本然而受得其全故其爲形質體象者內外無不備大小無不具貴賤無不該而其爲性情才能無不通無不爲矣夫心爲五臟之一而作一身之主謂衆形之君者蓋魂魄精知雖各主於四臟其所會合而宅舍焉者心也故是心也主乎一身君乎衆形性秉彝之天情萬物之權統御耳目口鼻役使手足百體而致中和成位育者無非其責也貴哉人乎大哉心乎

理之在天地者曰元亨利貞其在人者曰仁義禮智信天地而元卽人而仁也天地而亨卽人而禮也天

地而利卽人而義也天地而貞卽人而智也天地而四德之實卽人而信也此非以在天之元爲在人之仁以在天之亨爲在人之禮以在天之利爲在人之義以在天之貞爲在人之智也故在天在人隨其所形而其理自具焉天地而有元亨利貞者初非有他物在天地之先乃以四德授之蓋有天地則其理固自然也人焉而有仁義禮智信者實非天地乃以五常授之也蓋有人則其理亦自然也非若斯人之彼授此受而得物也所謂賦與云者天地爲理氣之大原而其間受生有形者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人

人物物莫不皆然誠若隨人隨物命之令之有以分付之者然故謂之賦與設若授之然後受焉則豈得人人物物均有之而無欠闕者乎此所謂固有者也其公共之名稱則曰理也太極也而其各在于成形之中則曰性也其爲各形之主則曰心也此莫非所得本然之善故曰德也既爲固有而不可移易故曰常也藏諸中而此理發諸外而此理言諸口而此理行諸身而此理接於物而此理應諸事而此理乃爲日用之所常由故曰道也天下之物無數也而此仁皆包之天下之事無數也而此義皆制之天下之分

無數也而此禮皆序之天下之理無窮也而此智皆別之天下之情莫測也而此信皆固之五者得以盡兩間之萬變故其目止此此理也者人物之所同得也聖愚之所共有也然而有人物之別聖狂之分者何也理固有體用有本末無事之前爲體而有事之後爲用也無物之先爲本而有物之後爲末也事隨變而多緖物因化而多類多緖者精粗厚薄之所以不一也多類者偏正大小之所以不齊也此造化之産不能皆人而物居多焉吾人之類不能皆聖而愚亦衆焉物偏而愚蔽故偏者反於正蔽者戾於聖於

是乎理之體不得不失其全理之本不得不失其常

然則五常之理雖未嘗虧欠而人物所得不免有偏

蔽近於仁者或遠於義近於義者或遠於仁其於禮

智信三者亦皆有近遠者焉韓子所謂上焉者之於

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

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

而悖於四者是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之五常非聖人

孰能盡焉而全之哉故必須聖人者居君師之位掌

教化之柄然後能使不仁者歸於仁不義者歸於義

不禮者歸禮不智者歸智不信者歸信而人物之性

斯可得而盡之此非理之體元自不損而理之本元自不易者乎

今以理之一字究其極至可得以心會而莫可得以口舌說出者卽所謂道德性命之原而不可以道德性命目之爲中正平直之本而未見其有中正平直可指之體叚爲眞實易簡之根而未見其有眞實易簡可驗之端倪只是無聲臭無方所而不可易不可違者存焉此乃無體之本體無極之太極也及其爲天爲地爲人爲物然後爲之命爲之性爲之道爲之德各隨其所指而名目立焉目人之性曰仁義禮智

信也而方其一理而渾然也初豈有仁義禮智信之別哉用旣著矣緖脈已分故始認其爲仁爲義爲禮爲智爲信而可以目之仍有以知夫五者之性本自具於渾然一理之中而理之所以咸包悉囿無所欠乏者是爾發於用矣而仁是仁義是義禮是禮智是智信是信則所謂中正平直者卽是道也而其或流而爲不中不正不平不直者因可以辨之矣眞實易簡者卽是道也而其或離而爲不眞不實不易不簡者因可以察之矣五者可以摠括乎天地間事物該貫乎宇宙來道理五者之外其有事乎其有物乎其

有道理乎夫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者以在人之性名之者也而五者之理則天所以爲天地所以爲地者皆此理也天有四德流行於四時散布於這裏而元亨利貞幷其誠而爲五德地有五行對待於四方質具於其間而金木水火共中央之土爲五行雖其以在天在地而殊其名目此理之融通條貫則未嘗不一也至於日月星辰之布列風雷雨露之錯施朝暮晝夜之禪代無非此理以經緯之也然則仁義禮智信者非始生於人也初具於一原渾然之中者有天而爲天之理有地而爲地之理故有人於天地

之間則此理便在於人而爲五者之性焉然五者豈止爲形而上之道哉凡爲氣爲形爲器爲物者無非此理之爲也橫之直之上之下之內之外之精之粗之無往而非五者之理矣以一身而統言之臟腑肢體之流通相應者仁也大小上下之有序內外輕重之有分咸具畢備者禮也小係於大下統於上外聽於內輕承於重而相制相順者義也耳解聽目解視口鼻之解嗅喫手足之解持步而不待敎令者智也實有是形質體象實有是精神運用而無人不然者信也分而言之耳目口鼻共爲頭左右手足共爲身

血肉筋骨毛合而成體心肝脾肺腎備而爲臟者皆各有五者之理也以七情而統言之當喜覺喜當怒覺怒當哀樂愛惡欲而覺哀樂愛惡欲惻隱而動者仁也旣動則以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發諸辭色措諸行事者禮也其發而措之也隨其物之大小因其事之輕重節焉中之宜焉止之者義也其發之初知其事之當喜當怒當哀樂愛惡欲而不錯於應之方發之時察其情之能節與否而要必中之者智也其能當發必發當節必節不悖於人情天理者信也其在事業則智以知之仁以行之禮以敘之義以制之

信以成之者是也其在五倫則父子之親仁也君臣
之義義也夫婦之別智也長幼之序禮也朋友之信
信也豈惟人哉鳥獸蟲魚之爲物亦莫不形此理性
此理者而特偏塞不通故虎狼之仁蜂蟻之義雎鳩
之別鴻鴈之序雖或明於一隅而不能全於五者矣
至於草木之麗於土者莫不有根條枝葉花實順四
時之生長收藏者亦此理也固以此理之外無復他
理故凡有形氣凡有性命者皆五者之所感該也然
則五者之性本一理之元具者也五者之中加一不
可減一不得離五無物外五無性其在人者表裏固

皆是也精粗固皆是也根於心謂之性發於心謂之
情行之謂道得之謂德爲之謂事任之謂業者無非
以五者而舉之也蓋貫天地事物者仁也而在人愛
之理也序天地事物者禮也而在人敬之理也制天
地事物者義也而在人宜之理也明天地事物者智
也而在人別之理也孚天地事物者信也而在人實
之理也五者而天地事物可以盡之矣自心而身身
而家家而國國而天下天下而天地天地而古今古
今而萬萬世者皆由此理而通之矣五者之道不其
大乎不其遠乎不其要乎所以謂之秉彜也五常也

旣曰彝也常也而品彙之中有人物吾人之中有善惡至有不仁不義無禮無智無信者何哉此理也有經有緯無古今無彼此一定而不易者經也有精粗有重輕多端而不一者緯也經不能無緯而緯之不一者終不害爲經之一也夫所謂理者豈常無事無物徒無聲無臭而已哉以其爲萬事萬物之根柢故謂之曰理故理之一者必有流行變化之用然後造化出焉所謂變化者陰陽而已陽便是天地之仁禮也陰便是天地之義智也蓋陰陽一先一後一唱一和必有互根相濟之用而又有一彼一此一左一右

終不能無偏正之殊焉以氣言則陽淸陰濁以質言則陽剛陰柔其所以爲氣爲質淸濁剛柔亦莫非此理之不得不然者而旣有淸濁剛柔則又有多寡不齊之分數有純淸純剛者有淸濁剛柔相半者有淸多濁小剛多柔小者有濁多淸小柔多剛小者有專濁專柔者此所以理之爲緯者多端而不一也於是有或仁或不仁或義或不義其於禮智信皆有相反者而其間分數亦有什百千萬之不齊者多矣其能仁義禮智信者淸與剛之類也不能仁義禮智信者濁與柔之類也然則何以見其仁與不仁義與不義

禮智信之存不存哉節曰七情而已如其果能當喜
而喜當愛而愛者仁也不當喜而喜不當愛而愛者
不仁也當惡而惡當怒而怒者義也不當惡而惡不
當怒而怒者不義也當哀而哀當樂而樂者禮也不
當哀而哀不當樂而樂者非禮也當欲而欲者知也
不當欲而欲者非知也當不當之中信不信在矣又
七情之動皆得其當者仁也動而皆得其施者禮也
施而皆得其節者義也節而事過節已者智也動施
節己之無差忒者信也反之者不仁不禮不義不智
不信也性之發於七情情之見於辭色著於德行者

然也情有七者而所從而發則順逆二境而已欲愛喜樂四者從順境而發者也惡怒哀三者從逆境而發者也其所欲愛喜樂者皆在於善其所惡怒哀者皆在於惡則順逆之應得其常理而其果能仁義禮智信者也或以惡爲其順境而爲欲愛喜樂之地或以善爲其逆境而爲惡怒哀之地則是順逆之應反其常理而爲不仁不義無禮智與信者也欲愛喜樂皆在於善而已心安焉天下服焉天地應焉鬼神格焉惡怒哀皆在於惡而已心怏焉天下畏焉天地明焉鬼神順焉凡囿於理氣中者孰不歸於仁義禮智

信之中乎中庸位育之功必本於中和之致者此也七情之反其常理者其應之自外者亦無不反於常道而悖倫亂紀之俗作殘人盡物之禍起人不人物不物天不天地不地者皆由於七情之蕩而五性之鑿矣若聽其流蕩任其悖亂不爲變化之道則人而禽獸必至於喪敗殘滅而後已故聖人者立治敎之法設學問之方使之約其情而復其性則濁者淸柔者剛不仁者仁不義者義無禮智信者皆可以禮智信矣豈非本一之理不以智愚賢不肖而有加損者常自若歟此所謂理之爲經者一定而不可易也然

則五者之性之行與不行其不由於七者之情之節與不節歟所謂四端者孟子特就七情上指其從性中直出底發露初頭不犯私意者而言之故曰端謂仁義禮智之發見如物種之始有萌芽爾然四端即是七者中之情豈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之情乎然七情則固不能皆爲達道之和者也其發也而有或非其事其事也而有或非其時其時也而有或非其節則不免喜流於妄樂流於淫愛流於溺欲流於肆惡入於甚怒入於暴哀入於傷此即七情之挾帶己私爲用所勝而五者之性失其中正平直眞實易簡之常

理仁爲不仁義爲不義禮爲非禮智爲不智信爲不
信者十常七八矣人或疑其性之固有而不知本一
之理爲經不易者未始不一於善而無惡也故聖人
惻之遂爲四端之說使人知夫此性之元有而本善
以擴其端見之眞亦約其用勝之流焉四端者便是人
與物交隨觸卽感有不忍之事當前則惻隱之心斯
動非理之事當前則羞惡之心斯動非分之事當前
則辭讓之心斯動善惡之事交前則是非之心斯動
非要人譽非當非已利不知不覺由中發出者固仁義
禮智四性之呈露故不謂之情而直謂之端非謂性

一心有四端之一門有七情之一門而若東西與南北之異户也情一情也而其始發而眞未失者卽所謂端也旣用事而歧善惡者卽所謂情也四端卽性之初動情之未成者也情則不止爲端自成一用者也端爲初動故不雜於惡情已成用故不能皆善所以有端與情之別言爾所謂四端擴充之者非有他路也其亦就七情而使之能不失其眞耳甚眞卽仁義禮智信之本性也然則四端之發初不外於七情而擴充之功亦在乎七情之能約也四端難充故曰擴七情易蕩故曰約擴之所以明其本也約之所以

正其用也擴在於約約在於擴其實卽一事也或以四端七情分作兩項物事恐未然也至於人心道心云者亦非有兩箇心也元初惟一心而已一息慮也而由天理而發者道心也因己私而行者人心也私易牽故曰危理難明故曰微察二心之交而毋或錯認邪正者所謂精也守道之正而不爲二三者所謂一也人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以爲人者道而已旣得形氣自爲一物則或不能光大其心以體夫中正之道而反爲有己之私意所蔽故聖人所以慮其微而憂其危必以允執精一等語丁寧於授受之際者也

孔子之格致誠正子思之明誠中和孟子之擴端養氣皆其傳也若以人心道心爲人一心道一心一身之中元有兩項頭尾則豈知三聖相傳之心法乎元初惟有道心之一心故精一之後還有道心之一而已惟一之語所以爲聖功歸宿之地而中之所在也允執者執此而已允者其聖人之誠乎

究說

究說者會透理氣之一源而推說之也

宇宙之爲宇宙者常在于氣之升降中耳合而言之則一氣也分而言之則二氣也以其同出於一理則

謂之一氣可也以其爲或陰或陽則謂之二氣可也大槩一而二二而一者是也惟其升降有大小久近故大升降中必有小升降久升降中必有近升降夫一元中之升降升降之大也元分爲會則自有會中之升降會分爲運則又有運中之升降至於運分爲世世分爲歲歲分爲月月分爲日日分爲辰莫不有自中之升降又至於小而辰以下分釐毫絲不可分之際又推而上至於一元以上不可窮之域亦何嘗無升降於其間哉此乃爲氣之不得無升降者也然而氣又有體用焉夫其升降往來無時停息者體也

卽經氣也其間聚散旺衰或明或暗者用也卽游氣也晝夜寒暑古今不易者非經氣之爲體乎時有否泰物有精粗者非游氣之爲用乎體有常而用無常體必一而用不一者亦莫非自然之常也則不可謂之無常不可謂之不一也故經氣之中亦有常變游氣之中亦有常變皆不可以一槩言也所以然者何莫非自然之理也哉然則其所以爲游氣者非別有一種氣也是亦經氣中之變化者也若不有經氣爲體於升降之中則游氣何從而爲變化之用哉嘗念天地始開闢厥初無人物之時乃自有氣化之人物

故及其成男女牝牡之後因爲蕃息以至爲品彙之
千萬族類之億兆也此豈非天爲父道地爲母道八
卦之三陽爲男三陰爲女而相盪交構遂爲孕産之
本哉此非經緯體用之氣實是造化之機者耶
又曰天地萬物之理其表裏精粗之妙實皆具於吾
人一身之中焉宇宙之所以爲宇宙者皆出於理氣
也而旣爲宇宙則又有以盛載理氣者也宇宙初何
嘗有宇宙之名目哉乃是吾人者仰觀俯察能有以
會得夫理氣之自然者而指目其上下四方古往今
來之元範而名之以宇宙者也于其間也不分微顯

大小凡所作爲曰事也不分巨細貴賤凡爲形氣曰物也不分彼此內外凡爲區域曰境也不分先後久近凡所遭遇曰時也然則自至微至至顯自至大至至小其爲事豈容筭得哉自至巨至至細自至貴至至賤其爲物豈容校悉哉自其彼至某此某內至某外其爲境豈容量得哉自最先至最後最久至最近其爲時豈容計得哉夫所謂數者本所以盡物變計多少者也而數亦有莫之及者焉蓋事前有事物前有物境前有境時前有時則凡幾宇宙之已過而方有此宇宙哉事後有事物後有物境後有境時後有

時則今此宇宙之後又復有幾宇宙於將來乎此所謂生生之易也然其爲道理則一此道理之爲夫豈有此道理之隨變而爲別者哉

吾人與萬物共處於兩間其所據而爲安者地之載也所仰而爲依者天之覆也擇其樂土而居止焉田其原隰而衣食焉取水陸物產而備百用焉被日月之光而晝夜焉得星辰之違而時歲焉其所倫序焉者族類親疎也其所道德焉者性命賦畀也其所事業焉者職分當爲也以之而家鄉邦國焉以之而生長老死焉然則吾人之得爲吾人而世其世者蓋莫

非寄生天地之間受德於覆載之化也古之神聖其
言高不出造化鬼神之妙實不過人事日用之常聖
人之意以爲人居覆載之間能盡其覆載間之道理
則其事業自當畢焉故必舉其恒人思慮之所可及
聰明之所可到者而言之爾然而果能自盡夫吾人
思慮之所可及聰明之所可到者而有以的見有以
實踐則其思慮之所未及聰明之所未到者其理亦
自不出此當然之常道故也此聖人敎人之法也至
於異端之學者未必不爲高遠曠絶之論焉而彼則
乃於此道之外僞作一種根脈別設一場世界而爲

說則彼非以理氣之實而言之便就此道此理之外指其虛無闊遠離禮法捐彛倫自謂之道德自謂之世界乃是太極常理之外也太極常理之外果有道理果有世界乎

干出於陽其數十以陽數十也支出於陰其數十二以陰數十二也盖獨陽寡陰皆不能成功故干支莫不有陰陽也干支納音之五行亦莫不有陰陽之并行焉所謂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之妙在於干支之中矣此乃太極之理無處不在無時不存故陰陽五行實爲太極之大用也而干支者便是陰陽五行

流行變化之節序機軸也閼逢旃蒙柔兆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黙昭陽十者卽干之始號也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十二者卽支之始號也其所以爲號者莫不因其理氣變化自然之實而稱之也若其干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別支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殊者卽所以合干支交乘之簡目也然則干支之必須幷行相乘者初非聖人用己意造排之也惟其理氣之妙不得無變化不得無生克故特爲之章別以立其號目者也此固陰陽五行

之爲干爲支者自須不相紊雜不相離析焉旣無無干之支又何有無支之干乎故小而日辰大而歲月莫不有干支之幷行者而但其有大小遠近之異範而不能無輪回疏數之不同者也如辰之干支則五日而廵盡故一月之內凡六廵也日之干支則六十日而廵盡故兩月而一廵也月之干支廵盡於五歲歲之干支廵盡於再世者同一規也以此而推之元會運世之干支亦當不出於此理此氣矣其何有閒哉元有十二會會有三十運運有十二世運之數三百六十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則其所以干之加於

支者可以推知其始於某干某支終於某干某支矣
會則其數止於十二矣吾人之方生於此元之中者
旣不知前一元之子會始於何干亥會終於何干則
安知此元中之會其爲子也亦始於何干其爲亥也
亦終於何干哉又安知夫後元之自子至亥所加之
干爲某干哉盖必有幷行相承者也而此元之人未
得知之也不但會中之干支也其爲元也亦不出於
此理此氣則亦豈無陰陽五行之干支爲大循環者
哉此亦非此元中吾人之所可得以考知者也然其
理氣之無窮焉則亦可以認會得也嗚呼其無窮也

其無窮也

一曰閼逢閼氣始發而未通也逢不失時也言是氣雖微而時則不失也二曰旃蒙旃氣稍著也蒙未明也言是氣稍著而猶未及明也三曰柔兆柔氣未堅定也兆始可驗指也言是氣雖未堅定而兆可覩驗也四曰强圉强則氣始堅定也圉已有範圍也言是氣旣就堅定而方有力量也五曰著雍著氣有根基也雍充厚也言是氣已及完固方將充厚也六曰屠維屠氣始塡塞也維四隅也言氣方塡塞遍滿四隅也七曰上章上盛極之意章功就章成也言是氣盛

極功就化成也八曰重光重推致之意光章之益揚也言是氣不但章明而又加發越也九曰玄黓玄氣到十分也黓晦暗也言氣滿極而無有光景也十曰昭陽昭明發之意陽向長之陽也言旣復之陽抵此益昭也

一曰困敦困窮々之意敦向蘇之機也言舊運旣窮新機復作也二曰赤奮若赤陽色也奮若振起也言陽動之機到此益奮也三曰攝提格支至第三勢位已大當爲十二支之樞機乃與攝提之星居北斗之前管十二次之要者同故曰攝提格也四曰單閼單

者衰薄之意閼則未通之陽氣也至此時餘陰衰薄
陽之未通者欲通也五曰執徐執堅緻之意徐引暢
之象言其氣勢之盛長也六曰大荒落大荒邊境也
落至也言其氣勢盛壯其化無所不至也七曰敦牂
敦盛大也牂戕也凡爲氣勢既至盛大則必有戕損
之幾此卽其辰也八曰協洽協和均也洽充足也言
其老陽方昌微陰伏藏萬區協和大和充洽之節也
九曰涒灘涒水湲閼也灘水不息也支到協和又繼
以金有如水既湲閼又復不息也十曰作噩作成就
也噩嚴緊也言其物皆堅實各定性命也十一曰閹

茂閹收閉也茂茂繁華也言其脫落繁華物色閹然也

十二曰大淵獻大淵水之瀦也獻奉進也言其金必生水以終歲功也

曰甲甲氣始也曰乙乙未發也曰丙丙轉明也曰丁丁亨壯也曰戊戊湊厚也曰己己完實也曰庚庚遂利也曰辛辛致精也曰壬壬止束也曰癸癸成終也

右以氣言也 曰子子形始也曰丑丑畜養也曰寅寅動作也曰卯卯出外也曰辰辰振起也曰巳巳事立也曰午午方盛也曰未未敦育也曰申申致重也曰酉酉收斂也曰戌戌藏密也曰亥亥靜極也 右以形

言也

又曰甲種坼而芽萌也乙芽屈而未生也丙始出而呈見也丁莖作而充長也戊枝葉之密比也己紘固而卉定也庚物堅而向實也辛實成而味就也壬顆分而子孕也癸水盡而爲木也 右比植物之生長也

又曰子新意也丑滋保也寅質明也卯門開也辰變化也巳事事也午殷務也未致實也申加勉也酉門閉也戌戒嚴也亥藏固也 右比人家之晨昏也

干支之目未知定出於何代何聖而其所以契其陰陽五行之道者實得其妙焉分之愈細而其序不紊積

之愈久而其氣不錯其眞陰陽五行之情也哉蓋陰
陽不并無以爲造化之樞機五行不備無以敘鬼神
之功用此則干支之常經也凡干支之相配者陽干
之五交於陽支之六而爲三十陰干之五交於陰支
之六而爲三十并之爲六十也在歲則六十歲而一
周在月則五歲而一周在日者與在歲之數同在辰
者與在月之數同矣其氣候之流行者凡在歲月日
辰每周必同而其有不能相同者何也蓋歲以上至
于世運會元辰以下至于刻分釐毫莫不有所屬之
干支而大小運之不相變者常多焉故其流行之氣

候相同者必小此則干支中之緯氣也此又不可不知也蓋二氣五行皆因其有始終盛衰不得相同相變者其勢之自然也惟其有不相同不相變故相生相克之道于以出焉而互行互濟造化之功于以成矣況相生者不至於相旺相克者不至於絶息此乃生生變化之妙也若夫參天地贊化育者吾人事也吾人既自有參三之責則使其不變者終歸於必變不同者竟合於必同豈非其裁成輔相之責哉如日月之當食而不食災孽之當作而不作者皆聖人之能事也在上者其可不自盡哉

虛實似可以形而上形而下者而分之也凡爲形質者卽所謂形而下也凡爲道理者卽所謂形而上也凡爲氣候者常在於形而上形而下之間自道理觀氣候則氣候爲形而下者也自形質觀氣候則氣候爲形而上者也故曰氣候常在於形而上形而下之間也然則形質者定是實也道理者定是虛也氣候者居虛實之間也然而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實未始相離爲虛實故形質雖主於爲實而亦自有形質中之虛實道理雖主於爲虛而亦自有道理中之虛實氣候居虛實之間則又豈不自有虛實哉其爲形

質者必有剛柔動植大小精粗之一定者其實也然而形不徒形質不徒質莫不各受太極之一理爲形質之彝則仍爲生化之常道焉則其爲形質者正爲受理之殼子載道之舟車此非其虛乎況其有形質者莫不有四方上下之虛境然後作吾實體之完所則實豈無虛而自立哉此則形質之虛實也若夫氣候之爲氣爲候則常有充滿之全體而曾不見其充滿之模象常有運行之大用而曾不見其運行之蹤跡者其虛也惟其聚精會英生生化化之不窮者非其實乎至於理也者無形貌聲色之可覩無方所限

際之可尋則其爲虛也孰過於是哉惟其宇宙間之爲氣候者無是理則莫得有根柢矣宇宙間之有形質者無是理則莫得有模範矣其所以爲根柢出模範者孰過其爲實哉然則虛實二者實未嘗相離焉舍虛而言實不可也棄實而言虛亦不可也惟能言虛而實在虛中言實而虛在實中然後其言不偏而其道必有常矣嗚呼惟知道者可以知虛實之正矣而能有以當虛必虛當實必實其所以體虛實之道理者得其自然之妙也如或虛實不相爲用徒虛而不知虛出於實徒實而不知實出於虛虛者守虛實

者守實而已則畢竟何得爲平常之道理哉然則虛實二字可以盡天地人物之情矣以吾人言之所不可不虛者此心也又不可不實者此道也心焉不虛則無以盡天下之道理道焉不實則無以盡天下之事物也此非虛實中之大端乎噫心外無道道外無心此正虛實之眞境哉

道理之妙固無窮矣必須有虛寬之剩數虛寬之數終爲不用之數也實數者正是入用之數也而實數之入用須待於虛數之並備然後遂得爲入用之實焉此亦道理之不得不然者也竊觀造化之道則可

驗者多矣以天地言之日月星辰所出入之限晝夜寒暑之所分風雷雨露之時行者固是昊天施造化之區也而其餘上下四方之外莫知其幾何爲域也九州五服之內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固是人物居止生育之所也而其餘八荒四海之外不毛無物之境莫知其幾何爲界也至於品彙之中人爲靈貴道參三才有士農工商之各業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大倫者固是一日不可無者也而其餘羽毛鱗介中麟鳳龜龍爲祥物牛馬雞犬羊豕爲六畜者固不可無也其外各蟲之必皆有三百五十九而其

所以繁息盈滿於兩間者亦何其雜糅也象于天者日月五星之爲緯二十八宿之爲經其餘一千五百二十名星之外至有數萬無名之星燦滿于太空者何也山有五嶽及名岑峻嶺之外其爲許多邱陵之纍纍者何也水有四瀆四海之外其餘湖澤溪澗井泉溝渠之或瀦或流縱橫交湊於大地者何也人之在上者天子諸侯大小統緒各有繼承公卿輔弼內外百執事必共天位之外其餘僭號割據盜名竊位僞官謬職有不可勝數者何歟若其聖賢才德正人君子作一世師表爲斯人耳目則天不可不生固不

可不有而至如賊仁悖義傷人害物爲別種異類者亦產於吾人之中戕敗彝倫俾無忌憚何也百穀百菜之爲吾人生養之具者固所當有而至於彌滿山野之植物何爲其蕃茂也百果千實之爲世間大小之用者固皆造化生成之奇功而枝莖花葉之盛長非一朝一夕之所就至有終年積歲而後得其實者何也造物中此類不可悉舉其所以入用者不多而不用者爲多何歟此莫非道理之不得不然也此乃所以有入用實數之外必須有虛寬之剩數者也不用者常爲致用者之所賴似可無者終爲當有者之

所助此非小知淺慮者之所可測度者也
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三十運一運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歲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辰一者在數爲綱之綱也一分爲十二焉十二分爲三十焉三十又分爲十二自是以往分而又分分至於不可分者無非十二與三十之相仍也惟其最首之一爲綱之綱而其分爲十二又其十二之一爲次綱而其分爲三十其下轉次爲綱愈分愈細而十二與三十之轉轉相生者則未嘗有紊錯焉夫十二者陰數也三十者陽數也陰常生陽陽常生陰故本

數十二則必生三十本數三十則必生十二陰陽互行故數未有窮而往過來續宇宙生生之化無時息焉若夫十二與三十必皆爲本數中之一然後乃爲分得之數者爲綱分目之序乃亦自然之勢也然則十二三十兩紀陰陽之數其在辰下者旣至於細而不可分則其在一元之上者又何得而窮之哉雖其細爲不可分焉亘爲不可窮焉而其數則不可謂之無也但雖知之無所用矣吾人當此所遇一元之時居此所生宇宙之內惟隨其吾知覺所能知得及者而知之吾力分所能行得盡者而行之而已豈可漫

費精神於所不可知得及者而致息焉漫用心力於所不可行得盡者而望驗也哉惟其所不可不識者道理之無窮者爾若以吾知覺力分之所不及者而謂之無道理則大不可也此義則吾人亦不可不知也

余嘗著無窮說其說曰理固無窮也而氣之出於理者亦隨之而無窮焉爲之域者豈有無理氣之域哉爲之時者豈有無理氣之時乎夫天地雖大所覆所載者止有兩間之萬物所通所貫者止有兩間之古今則天地亦自爲一物之大者爾理固無窮而氣亦

隨而無窮理氣之通上下四方通往古來今者其有窮乎以是論之言上下四方於天地之間言往古來今於天地之內者不可謂之知理氣之實也蓋有形象有體質者旣必有窮處又必有窮時故皆不得無窮焉若理也者無形象無體質則惡得有窮處惡得有窮時哉此固爲無窮者也氣則乃有昏明通塞則不可謂之無形象也旣涉於形象則又不可謂之無體質也然則其得無窮處窮時乎此不可並與理而爲無窮者也惟其爲氣者亦有統體之氣有致用之氣之殊焉其爲統體之氣則未涉於形象體質故止

得以奉承此理必準此理爲其常分故理無不在之處而氣亦爲之無處不在焉理無不存之時而氣亦爲之無時不存焉此所謂統體之氣也如其統體中致用之氣則旣不得無區分彼此焉又不得無始終久速焉此亦準乎理之大用而爲之區分爲之始終者也然則無窮者其非此理之全體與此氣之統體乎人之知覺思慮每局於所遇之時所處之地所聞之事所見之物故莫之能達觀焉惟能脫四局然後可以達觀理氣之無窮也哉

無窮太虛之中其有大聚散者乃天地之闔闢也其

所以大聚散者亦自有數存焉有如晝夜相際寒暑
互代也當其後天地之將聚也前天地之大散已久
舊數既盡新數當繼否運垂退泰運將復元氣之儲
畜既積閉塞之大限已過於是聚精會英化作一大
首出之物以爲造化之局生物之府是所謂天地也
惟其天之爲體則浮而實動而常輕而確清而完團
圓旋繞轉運迅速南北爲縱東西爲緯蓋惟大氣之
緊束者耳未知圓厚之積渾合之全凡爲幾萬重而
其穹窿之中空圍之間上下四方亦爲幾萬里哉此
不可以億度容數焉以蓋其高深遠大一任理氣之自

然理氣之自然其可窮乎惟其剛健中正實得理氣之當然理氣之當然其可隙乎天之所以爲天者此也夫其大氣旋轉不息如環無端則其中必空空亦游氣所儲也游氣積久則滋潤成水水積蒸氣蘊熱成火水火旣交作滓成土則精結於中而爲金鐵英發於外而爲草木此乃五行之質相備合聚遂爲大地於積氣之中而與天作配天包上下四方地在天中天地旣成而分位則太陽之精爲日司晝太陰之精爲月司夜二十八宿分排九野而占天之度焉五星兩曜錯行前後而爲天之政焉五嶽峙列於中原

四瀆經緯於九州於是乎二氣五行幷行互序於兩間而造化行焉品彙產焉吾人則參乎天地首乎萬物以宇宙間事業爲己任者也三皇之做三皇事業五帝之做五帝事業三王之做三王事業者無非所以盡其己任者也至於孔聖之贊前經修春秋者其事業實皆不外乎就此理氣之流行而明其正宗焉者也

余有上古說其說曰上古在書契未造之前則其君臣興作國都年代何以記傳於後世哉今有外紀所謂盤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之號亦必皆出於

書契旣造之後採取其前古相傳之說而追號之者也想其時所生人物必多聰明睿智生知之神聖則自當據象會理見色知心聞聲識意觸物照性遇事明義日有所明月有所變歲有所化天皇之世明於盤古之世地皇之世明於天皇之世自人皇以下則可以不言而敎無法而順莫不性其性道其道故亦自有未書契而有可傳之實遂憑其說而號其君者也或者乃據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之說以天皇爲子會之君地皇爲丑會之君人皇爲寅會之君今以理求之天雖開於子會徒天未地何以有造

化地雖闢於丑會方其所以爲開闢者爲二會之事
業則何得有造化人物耶皇天也君長之作必待夫
人衆物多其勢若不有爲主而統率焉則不可得以
人爲人物爲物矣於是乎始有君長而統御焉此非
天地中自然之理勢乎旣有人物必有君長爲億兆
之元首非臣民之所可比擬故特稱之曰皇此乃君
天下之始稱也其謂之天皇者以其始明天道而指
敎之耶知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一時四時爲
一歲而隨時應務之道自是而立矣天皇氏明此道
而敎之故謂之天皇者耶地皇氏則明地理而垂法

如東西南北氣候之不齊郊野原濕高下之異勢而
居止避擇之方收採取舍之式有不得不辨焉此所
以州天下而九之區率土而萬之使之各所其所俱
利其利而以之生生焉此時地皇氏明此理而敎之
故謂之地皇者耶若人皇氏之世則天道地理俱已
明矣而所未明者豈非人道乎人有仁義禮智信五
常之性者爲天下之大本則此不可不立其中矣喜
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之情爲天下之達道則此不可
不致其和矣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朋友之信乃天下之大經則不可不爲之經綸焉

人皇氏明此道而教之故謂之人皇者耶惟其三皇之世雖無文字之行法制之備而不明乎天道則人不知日出日入暑寒之必時矣不明乎地理則人不知居止往來之其當矣不明乎人道則人不知性情之在心職分之在已矣此三皇之事業不外乎三才之道而所以書契之後各以其所先明者而次第之也然則三皇其各為首出之君而統御一時者也其所謂兄弟者其各有輔佐之職耶其各有分長之任耶皆不可知也其後有巢氏以構木爲巢而號之燧人氏教人火食而號之則三皇之號亦出於實績所

傳可以知矣嗚呼三墳九丘之書不傳於後世豈非宇宙間一大欠也

凡虛者實之本無虛寧有實乎然則虛者此理之本體也是理未嘗不爲萬實之本體夫所謂實者氣也質也形也萬物莫不有氣然後有質有質然後有形氣有動靜厚薄質有剛柔美惡形有大小貴賤若無一虛爲之本體則其爲萬實也孰使之爲哉蓋以其虛者爲此理之本體故於是乎不得不爲氣氣不得不爲質不得不爲形然後虛者之事業不得不有氣也質也形也之萬實焉自天地以下凡其爲之氣爲之

質爲之形者無不從虛中來矣爲吾人者但見其實
者爲人爲物爲動爲息而以爲人自人物自物動自
動息自息焉而莫知夫爲天爲地爲人爲物爲動爲
息者其實則莫不從一虛爲之本體故得爲是實也
是不知虛實爲一源也爾天地中自有天地中太虛
至於人物莫不各有其中之太虛以人言之子思所
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非此境界耶吾人自
當理會此心之太虛未嘗不與天地之太虛同一境
界而喜怒哀樂之自外至者便是吾心太虛中往來
者耳果能虛其虛而實其實則天地可以位焉萬物

可以育焉此乃虛實之妙也今余爲此說者亦莫非
吾心太虛中所發也適値新朝無事左右有把筆之
手遂呼息處所及者而書焉

旅軒先生續集卷之六